

章氏遺書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三 文集八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平金川文

謹序

臣伏讀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文及班固典引諸篇竊壯其詞采而虛稱符命尠裨實用以是陋之及讀唐臣韓愈柳宗元等所爲元和聖德詩平淮西雅敷張揚厲可謂盛矣然憲宗中治之世淮蔡密邇之區武功小立何足多者而詞臣相與斧藻德業訇鏗事功焜耀喬皇侈然若欲凌三而四躋五以六何其誣也此無他實不足則競於文道不充斯節於貌理勢之相因人情之必至

者也欽惟我 皇帝陛下卽阼以來闔闢乾坤周旋風
雨握元符以撫運宅顯氣而中處 文德武功震蕩六
宇簡策以來未之有也惟茲金川之捷功烈峻偉天街
地脈山陬海溼草木奮發鳳儀麟止血氣之倫踴躍抃
喜際斯極盛可謂瑞不輟圖紀無停史者矣臣惟堯德
蕩蕩民無能名成功文章巍煥斯稱今大勳所輯輝赫
天地 神化周流不可擬議然以蠡管之窺隅墟所測
則皆本於 一人宵旰憂勤朝乾夕惕於穆緝熙與
天無極是以大化旁浹規圓矩方聲教光於風雷制度
樸乎元黃被不待漸威無用剛至於若斯極也然猶
聖不自聖欽明無已勅 天之顯惟時惟幾是則乾行

不息所謂萬世無疆之休至深遠也豈與漢廷稱瑞唐
世頌功虛而爲盈得少爲足者可同日而語哉臣竊不
自揆敢述詩書之所稱述推見 聖人偉烈豐功本乎
精一執中之旨撰爲平金川文一首雖文詞不敢上希
作者亦庶幾猶存其質云爾其詞曰

昊天無言於穆清寧迴泊沿乎四遊晃朗濯乎三精下
俯亦曰蒼蒼物雜撰而自以爲名角距牴牾猛噬驍騰
陰歆陽煦亭毒流 形智慧藁欺血氣牙爭此林林總
總 皇穹不能形理求肖厥德者爰集於我 聖清

列聖傳序超軼紀載峻德鴻功彪海炳岱 皇帝御宇
重華繼代顯謨承烈化極無外譬如依被日月莫測其

光景邈處乾坤相忘乎履戴者矣然而地大物稠苗繁
莠聚禽獸之所巢窟山川之所掩阻固已度外置之封
以丸土而已乃有鬪穴之蟻負蝟之虎爭蝸舍以噬鄰
駭麕衣而吠主則羊鞭後至馬截驚羣 皇威燁赫電
掣霆奔撻伐所加雖槁葉之隕颺風輕羽之迎烈燄無
以方斯迅疾也昔者準噶犁掃回部歸誠窮磧萬里邊
烽不驚鄂爾淖爾繡壤春耕天山南北風暖草青斯則
燕然勒石戶庭之闕爾狼胥稱封樊籬之志爾縱株斬
草昧剗鑿鴻濛日竈月窟之表候露覬風之野盡入版
圖豈有若是之曠蕩無涯者乎金川小醜負險恃隘星
宿海南金沙江外域塹所畫天地之界自秦闢蠶叢漢

通邛笮未遑條其山川中其肯會及乎沐浴聖化比
於三苗之北旣而促浸僭拉鄰封肆啟櫪馬爭蹶跪銜
竊轡皇武旣張委命請吏許湔癥而濯垢未禽誅而
草薶是乃神武不殺豈直三驅之失前禽兩階之徵
干羽已哉夫獮狙冠服裂之安也螂蛆芻豢哇之甘也
蓋自促浸啟釁始於革布什咱螫蝮饕豶蕩其疆場室
其女妻目熒四鄰氣吞九司强者風於跋扈弱者肉於
刀機於是皇帝乃命將軍溫福整旅詰奸金鼓所至
摧礪裂巖收明正下木達克資哩氣已振矣據美諾復
革布平僭拉威已宣矣擒澤旺走格桑撼促浸力已舉
矣然而梟酋索諾木猶敢以褫魄之餘响沫窮竄之格

桑肱支僂拉之賊目熒惑美諾之降徒將欲返榆燄於
枯葭當椎輪以螳臂者何哉患生於自恃而詞託於同
病心險乎山川而朋彙乎梟獍雖蠹肆其奸而不知
天已訖其命矣 皇帝遂紹定西將軍阿桂進復僂拉
明亮豐昇額左右策援八旂勁旅火器健銳諸營淬其
鋒吉林索倫黑水諸軍礪其鏑西安荊州諸鎮枕其鐔
三楚滇南黔中三秦精銳襄其鋏運以 神謨揮以龍
韜洪決崑崙織劈秋毫九地潛攻九天招搖自資哩至
於美諾五日克復不啻長狄之走僬僥於是谷噶批馬
尼割羅博驍喇穆析康薩脊解木思尻劈支斷溯普胸
剗默格昆色胸而用燔茹寨腴而可食遂善遜克爾宗

經首之會焉莫不股判睢分脂剔骸折然猶困獸倚幽
奔鯨府海轉經樓中勒烏圍外重巖疊地雷火彈之
掣巨索梯橋截火囊沙之械天地之所震眩精靈之所
悚駭而後戈舂噶喇依之巢組繫索諾木之頸風旋日
迴天廓地靖暘雨順時謠歌著應誠所謂千載一時不
可遭逢之嘉會也而至人無爲自治成功弗居兩
陵申告則曰非予一人武焉羣臣稱頌謨烈則曰實
惟聖母篤慈祐焉肇舉時巡升燎岱宗則曰恭
迓慈釐無取金泥玉檢封禪云亭謂非古焉闕里
告成則曰羹牆如見申景慕焉御門受俘冊功錫賚
則曰功惟五服五章罪惟五刑五用欽若昊天而未

嘗以人意與焉夫靖寇大功也闢疆鴻烈也時巡盛典也上崇聖母徽稱不世之休嘉也臣謹按易贊高宗之伐鬼方詩詠宣王之征淮夷垂於典冊不世之奇然以今日皇輿所奠則荆漢區宇淮徐門庭殷周之盛儒者所稱猶未若我皇端拱垂裳高居穆清造化無迹聖人無名是以龍圖馬書龜疇麟紀之屬不足煥其文青雲珠斗翠筵朱芝之倫不足昭其瑞渥澤浹淪湛恩汪濊在宥而理澤地以萃帝坐明堂八風旣沛蓋不特擴夏益之山經廣周書之王會而已也爲竇總憲撰杜封君七十壽序

乾隆壬辰

天子東巡狩四方才異之士咸隨屬車獻

賦詔試文行幄拔其尤者授內閣中書舍人余時以
職事扈從幸叨校閱而會稽杜生兆基實與其選旣同
官京朝二十許年兆基歷仕郎署洊陟臺端聲名物望
卓然在人於余尤深知契尊甫淦洲封君數相往還乃
知世德家風蓋有自云歲在乙卯君居山中齒登杖國
鄉人官都下者相與製錦以屬兆基將歸爲山中壽以
余稔習於君又近託姻婭欲余一言爲之介觴余惟世
俗稱壽非神仙恍惚卽榮祿膚辭古人之言必貴有所
不朽而後足以壽乎其人也君於乙巳六十生朝其鄉
老前少傅梁文定公嘗爲之辭稱君少壯爲人甚悉余
無庸綴矣惟聞君之還山也兆基欲請假歸祝君手書

止之鄉黨相與稱觴則辭謝曰我生之初我母王太恭人遭我祖芝田公喪俗忌娠婦不得臨窆我母痛心不克躬親大事嘗求藥自毒所娠至於幾殆每念生我劬勞烏用稱壽兆基旣不得請則以厚貲將歸爲壽時值鄉里歲歉君悉以周族黨之貧乏賴以舉火者六百餘人杜爲會稽望族君之歸也行齒爲宗祭酒宗祠主祐前人泥古廟制統以爵敘君謂今祠同室異龕不以世限苟序之以爵是子弟之貴可先父兄不可訓也爰據經禮釐正祀法首出資以倡族新其祠宇瞻其祀田族人相與感化莫不斐然興起昔梁少傅述君生平旣美君之行誼又若惜其懷才未遇僅施設於家庭里黨之

閒澤流未廣然君嘗游於魯山知縣沈君詩李君婿也
洪河築隄徵材募役未得肯綮虧帑鉅萬勢且不支君
徐察物情指示歛要明年減費強半而功成爲諸縣最
沈由是以幹濟聞又徵漕剔弊黠胥不得爲奸民間訛
言相驚謂詰朝盜起爲亂當以兵劫倉儲一時官吏相
顧失色或議牒報上官請兵護衛勢洶洶且不測矣君
曰時豐安得盜此奸人或眾計耳張皇則中其謀矣屬
沈密召尤黠者數人託以他事錮閉官署俾內外治事
如常及期境內帖然其臨事應變倉猝鎮定如此此以
見君本末經緯不特孝友政於門內已也君今頤養山
中德薰後進而兆基服膺庭訓旣略見施行矣異日兆

基歟歷中外爲名公卿爲賢岳牧將見億兆蒙其休澤
則君之自壽於天地間者方且無窮又安得窺其流澤
之未廣耶

金煥若封君七十生朝屏風題辭

古稀天子御極之五十五年龍集庚戌 聖壽誕周八
十昌辰四方奏上期頤大耋史不絕書德門善族數世
同居耆老康寧曾元疊侍見於奏報者不可勝紀蓋協
氣之旁徵也沔陽州學正應城金澍學誠同年友也適
以學使按府待事漢陽因得渡江相見爲言尊甫封修
職公煥若先生於丁未歲周七十生朝今年爲母夫人
宋太君齊年稱慶州弟子服澍教誨相與製錦稱觴以

學誠世通家誼知先生家甚悉俾勉爲辭以介觴祝按
先生家世歎之望族後以行賈遂家應城先生六歲而
孤兄弟四人伯兄早逝仲以醫業自活先生與季弟聞
雲束髮受書家世中落母夫人以針黹織紵供兄弟課
讀先生稍長試童子不遇慨然曰讀書求榮顯慰親心
耳願忍老親勤劬千百以待一日之榮顯已得不償失
矣況遇不遇未可知而親年不可挽尙言待榮顯慰親
心耶然榮顯固親志也惟養志之責遠而尙可徐期養
身之責切而無可暫貸弟幼且慧請分其遠而尙可期
者自惟年齒稍長請肩其切而無可貸者庶幾並行不
背於是棄而業賈賈業稍起母夫人甘旨無缺所需無

不得季弟爲名諸生自幼以長凡師儒束修之餽交游
縞紵之投賓客文酒之會先生皆資給之略無倦色每
聞雲下第兄弟對泣謂無以下報先人課子甚周以至
謂償已之不得已而棄儒以服賈也子澍登賢書仕爲
儒官先生勉以讀書敦行爲多士式法澍率教惟謹沔
士稱之先生性醅茂與人不妄交常書謙慎勤儉於坐
臥處晚年常靜坐閱古人書得名言楷行輒手錄之以
存鑑誠宋太君歸先生數十年閨門以內相敬如賓太
君事君姑以孝聞君姑年九十餘太君日起居如新子
婦里黨遠近莫不稱先生家風學誠於丁丑戊寅間先
君子罷縣僑寓應城聞雲故先君子試縣童子所薦士

然非公不至縣庭既罷官乃數相過從及先君主講應
城澍執業稱高第時聞雲授經家塾書舍面北城陰地
稱幽僻每春夏之交雜花芳草掩映籬落閒論文多暇
繼進壺觴澍猶以弟子侍郎穎拔出其流輩先生時一
至齋見儕輩往還卽喜動顏色知先生天性友愛且以
讀書爲樂也後學誠移家京師應城公車至京師者澍
猶時通書問丁酉學誠舉順天解試澍亦舉於其鄉爲
同歲生今庚戌再游武昌澍已授官而適遇先生暨宋
太君齊登上壽觴祝致語又焉所辭惟善言天者必驗
於人剛成君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命君子以
謂其說誕也人生富貴固有不可知者以其得之必以

道也壽則貞固之德恆久之理生人所以不朽之三亦
曰金石之永云爾先生自以家世儒業至不得已而謀
養亦曰尙有遠可緩期者耳卒之不得於身而得於其
弟其子身受綸褒世以儒顯則不可必者亦若操券
得之矣況其可必者耶異日澍以名師儒擢賢牧伯爲
時霖雨爲國幹貞人之被其澤而推本生成之所自者
先生之與太君蓋將自壽於一鄉一邑者且壽於一國
與天下矣

周篋谷五十初度屏風題詞

嘉善周君篋谷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爲永清知縣明
年脩輯縣志屬學誠撰次其事今二年矣縣之人士以

君有德斯鄉欲有所紀以壽金石而志法不得綴見官人功績蓋遠嫌也明年己亥十月十有二日爲君五十初度之辰預請書君生平爲縣人介祝學誠與君雅以文字相知狎處既久知君內行脩潔性情懇至古人所謂行誼文章相喻爲深今縣人服君乃在政事抑君之小試也未足盡君所至縣人曰吾儕小人恃令君政事爲豐年耳何知其他且永清密邇畿南環縣多旗地民無世業藉佃旗地爲生鄉曲無賴子輒請增租誘旗人奪佃業旗人漁其利訐訟滋繁有司莫可如何令君廉悉其狀則出令曰自今以往旗人請易佃者聽惟新佃輸租敢逾故額者痛懲之令下而四鄉安堵民無訟者

令不煩而中於肯綮大率如是是足爲縣人幸矣顧嘗
詢君君曰吾治永清近畿多差役多役則易擾吾拊而
循之未敢求多於吾民也不如吾治合肥合肥地大風
悍割而制之猶礪吾鏑不如吾治青陽所謂游刃於無
閒者也學誠因憶壬辰癸巳之間嘗從大興朱先生竹
君較文安徽學使幕中往來君舊治所聞君治狀甚備
方君權建德有寡婦子訟盜發父塚且失父棺詞甚哀
逼君詢之則云族兄某者嘗欲其地君疑其狀遣人給
寡婦曰若子坐誣告律卽日當流徙矣官憐母志許一
見爲別視母色懼則爲援自首律云速出所匿棺可脫
罪也旣如戒往母果首匿棺出自牀下其事遂明及治

青陽嘗聽貴池移獄有縣民柯止新娶婦其兄苟與族人爭田率止及婦往鬪不勝苟從眾中挺斃止婦以誣族人兄弟一辭不可破也君熟察其狀遽問若有母乎曰有召其母至屏語之曰若撫子良苦今若子殺人反委於若若老矣奈何代若子死其母駭愕訴其子殺婦狀乃幃母內齋跪苟止其外使人詢母委折母縷陳之已而撤幃相見母子咤舌俯首輸罪青陽民章德有待年子婦方六歲忽夜死族弟剛家剛妻聞聲趨視赫然死人也覆以已衣夜半剛歸德弟苗掩執鳴官謂嫂使我蹤跡幼婦至剛家得之是剛殺婦也君詢剛比鄰是夕有苗訪婦其家者乎皆曰無也又問婦尸在門內乎

曰然苗執剛門內乎曰門外君謂苗曰若殺幼婦陷剛明矣訪婦何由決知在剛家乎且未見尸先執剛抑何遽耶苗不覺屈服陳挾仇狀乃坐抵法初君於丙戌下春官第以知縣聽用安徽布政使司是夏江水暴漲沿江州縣田在水中然高阜故豐茂洪波浩淼遙出涯涘時見穎實某官不察以爲江南有災民故無災地使司信之君初謁見因以語君君曰民藉地生無災地何由得災民乎使司殊不謂然翌日命君偕行方舟上下不知在田間也指顧高阜謂西成有獲君募舟人泗水挖得稻種呈示使司使司駭詢所自且懸金購之斯須全集則滔滔彌望皆災田也使司立自責許請賑恤因謝

君曰非君余且得罪百姓其遇事不肯逶迤希台上官
意指類如此戊子夏有翦髮之獄民間訛言相驚熒惑
視聽提督九門尙書檄下江南坐逮張昭王機云獲囚
獄辭謂二人住九華山遣黨四出翦人髮辯將以十月
會山中謀爲不軌九華故隸青陽環山梵刹百有二十
僧二千餘儲粟足十年食薪蔬器械無不具備蓋先世
爲是備緩急也時江南大吏羽檄交馳皆指青陽爲逋
逃藪或曰將屠九華山或曰籍沒山中僧寺僧眾惶駭
事且不測君簡料諸寺無不法狀俱椎魯愿朴力田自
給因喻眾曰有知縣在若曹無恐第人言洶洶可畏若
曹能半年毋出山乎曰能能半年毋接四方士女且毋

作佛事乎曰能君曰若曹能聽余約余請爲若保之於是移駐山中傳餐治事分遣吏胥巡山四境禁出入者是時鄰封州縣株連網結波及無辜千百里間桁楊相望上官命吏易服偵察旁午四至而九華尤所指目迴環百里之內鎮靜不撓耕鑿如故知府數以危言撼君君慷慨曰罪人不可得而波及良民知縣雖不肖不能以民命承上官指也久之事寢僧民無一人逮公庭者先是有狼頭之役民頌非君不得安堵及是益尸祝君狼頭者狼家村盜魁也村在青陽南陵涇縣之交官無定界地勢險惡崇山密箐掩映叵測狼族三十餘家負隅扼隘門戶聯絡外積薪芻上起層樓俯瞰外來如臨

破竹由是憑陵爲盜一鄉患之嘗刦青陽僧寺君廉悉
主者姓名卽偕典史千總集兵壯三百夜往擒之至村
村犬驚吠賊覺登樓擲火爇薪火光燭天或欲滅火君
曰黑月無光山路險劣我不若彼習宜假彼火爲我照
也天明火止率眾大進賊據險拒守其婦女乘樓飛擲
灰石眾披靡莫能仰視有健兒賈勇欲登中創撲地君
憤曰役不足用鋒刃矢石官自當之卽挈典史千總安
步至門坦無懼色一時賊爲驚愕不覺引邵君卽入據
其堂指揮如故然賊猶糾眾持刀環向欲以脅君君徐
謂曰爾村彈丸地耳聚族百餘人不足當官兵踵至審
矣且僧寺之刦自有主名其他故無罪也今若合力拒

守脫傷官兵一人合族無噍類矣官不忍爾族誅所不在刦者曷自辨白與其無端爲草薶也於是其黨漸散往往跪辨無辜推眞盜得二十餘人械以歸餘皆遣去縱火焚其巢百姓觀者數千人皆投拜馬前如獲更生合肥之俗輕死好奪公隸倚勢貸人財物涉歲月不償人亦莫敢問也君廉其實爲制聯校二人荷之一坐起一便旋不得自由往往有斃者其風一時爲之頓革則君所謂割而正之者也合肥宿稱膴仕而君之去官惟破麓貯故書他無有也然值饗殮不繼閭巷細民輒以粟肉饋之老民劉俊人年九十二攜孫持斗麥登門爲君壽曰自余爲童子時以迄於今所閱令君多矣未見

有如公者噫君之治略蓋自聞之江南父老厯厯如是
質以永清士人所云則君之政事可謂出之有本雖小
試可占大成者矣抑吾有以復諸縣人旣安令君政教
以吾知令君深俾一言爲稱觴之地抑僅如世之泥金
絳箋泛引愧辭爲頌姑射神人乘雲馭風以爲祝耶抑
以愛令君深推而進之古之人所以自壽於天地者耶
丈夫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而已令君行誼足以光
於古之立德文章足以進於古之立言惟政事惜僅著
於州縣猶未大其聲施古人五十曰艾始服官政耳令
君幸毋自滿異日位望所及擴而充之則丹青所圖金
石所勒視此瑣瑣稱述特一斑耳請以是說進之令君

以致祝且爲勉焉可也

朱先生五十初度屏風題辭

乾隆戊戌季夏上旬六日爲笥河朱先生五十初度之
辰門弟子一時居京師者相與奉觴上壽俾學誠勉爲
之辭學誠竊念錦幃絳箋泥金書富壽康寧以爲頌禱
流俗之市於文者也非弟子事先生誼古人之學自日
程月要以至歲時變易則必有與年俱進者夫子十五
志學三十而立其後不惑知天耳順從矩率以十年爲
權衡上聖神明學人進業詣則有殊其致一也先生五
十年矣其自得於古人而謝於前知則旣自榜其楹謂
四十九年非矣前此十年爲戊子則先生自贊善晉學

上其閒典試入閩視學皖歛出則輶軒購典入則都邑
徵書遊歷名山大川發舒志氣披剔金石搜羅逸獻遺
文而東南一時所謂沈溺枯槁與夫磊落奇偉魁閎寬
通之士莫不景合雲從於是門下從遊始稱極盛前此
十年爲戊寅先生年始及壯方翱翔詞館閒一分校禮
闈識拔多名流先生讀書詠詩榜書室爲擷英教授生
徒泊然有終焉之志矣前此十年爲戊辰先生甫冠聲
名已漸起偕昆若弟後先並取巍科爲時景星慶雲輦
下推人倫之望必曰大興朱氏而從學者日以進焉前
此十年爲戊午先生在童子塾中卽已出語驚其長老
旣而有聲鬢序先生已獨具欣慨其中落落雅不欲世

人知也先生早穎異又家京師故聲施之著聞也久四方人士自十餘年前聞先生名疑爲耆艾年先矣不知今始五十年也其學問與其文辭蓋若有天授非人力者自兩漢以還學者無專門師授南宋以後有志之士始得以資之所近掇拾於殘編斷簡於以專其業而名其家者於今爲盛而攻取旣深聞見爲囿則入主出奴勢不能一先生兼收並蓄有以窺乎其大而略其錙銖杪忽之微也文章自唐宋以來言八家者多不究其立言之旨而選青妃紫飾色作態又多溺於時文家風先生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爲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平心迎拒侷色揣稱其餘事

也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由先生之言讀先生之書而究其先後之所得庶幾古人知命之旨乎諸弟子以是爲先生壽可矣抑又聞古之貴壽者或足以壽一鄉或足以壽一國或足以壽天下以澤之所被者爲差等焉先生授經三十年著錄弟子半天下怫然怒者皆有以廢然而返以其資之所習近與其力之所能勉尊知行聞各專其術業以用於世其壽將在今古矣則由是而六十七以進於期頤其功效又何如耶

甄青圃六十序

與青圃交三十年矣古者三十年爲一世一之中天

時人事變易幾何而余與青圃皆歷見之矣既歷見之而余兩人者落落如故則凡變遷於三十年中者視余兩人言辭往復若聞彭祖長桑說上古也始余識青圃於太學六館內外諸生三百人莫不愛慕青圃而土苴視余祭酒月較諸生文藝青圃必首擢而余卷塗抹若將不勝榜未揭其他不可知余與青圃名雖書吏皂隸可先知殿最也然青圃乃與余交人怪青圃何取於余又怪余何以得交青圃世士不可得聞則亦彭祖長桑之交語也青圃先余十二年舉於鄉後余十一年成進士中歷離合窮通出處小異而蹤跡不甚相違青圃未成進士先官中書舍人者二十年而余於青圃擢中書

之年卽僑家京師十年而余成進士前此索米居窮而
悒鬱無恃輒過青圃言歡後此將家遠館而偶客京師
多依青圃爲主是蹤跡之密肺腑之親有他人所不知
則亦彭祖長桑之交語也乾隆丁未余五十生朝時游
京師主青圃家青圃爲余置酒盡歡因言我輩少壯相
知俄成老大不有所述後世何聞斯語於今閱五年矣
明年壬子青圃生周甲子寄書先謂余曰曩所謂不述
何聞殆其時乎余謂古人十年考德必徵所進非徒以
歲月競高年也青圃績學愷行不自炫耀方三十也貧
守一官二十年不調後生晚出超資邁格高舉遠擢青
圃視之泊如其四五十也昔者蘧大夫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青圃豈有自知五十九年之非者歟青圃精於推命余有所憂慮青圃輒推命解之然亦有信有否惟曰氣數之命卽義理之命蓋定於氣數者有其必然斯由於義理者宜知所當然也青圃立身行已不外是說而熱中之士又謂彭祖長桑之交語也青圃嘗以星法推余行年入尾度必仕余適資及受縣堅意不出青圃以爲人定勝天而青圃晚成進士又中書積奉當遷自以宦情已倦堅意歸去余卽以其法推青圃命方當衡文出使作書沮之青圃不可且曰君忘人定勝耶人生貴適意故園荔支方熟婦子儲紡織餘錢飽飫瓊漿與三數耆德談春明往事其樂殊勝輶車擁使節也余聞

之慨然余念鑑湖百畝飽食蘭亭籜筍以遂其初四十年未能及也青圃挂於官而不得如志可矣余幸不入仕何爲亦虛願乎今青圃遷官郎署人定益未可恃矣然其鄉人飽荔支而余鄉饜籜筍者庸庸歲百千萬豈可與言吾輩所思滋味哉是亦彭祖長桑之交語也方青圃之決欲去也與余惜後會無朝則曰兩家兒輩頭角可見如得同官京華爲再世交吾輩猶及見之是則善矣然余猶有進者人生中晚之年往往能澹榮利恬性命惟期望於子弟不曰富貴則曰科名較之熱中爲已者殆更甚焉豈處已高而欲子弟識趣皆庸下歟必也服古通經不墜家學使若昔人見其子弟不問名而

知爲某氏家風其於富貴科名未嘗不有合焉而非其志也則余與青圃更得閱歲如前猶當益勵晚節以庶幾於不朽之三而未敢委曰成功者退以圖自暇逸也是則彭祖長桑之又閱一世也青圃勉旃其爲我遙進一觴矣乎

十叔父八十序

先君子從父昆弟十人叔父衡一先生最幼諸父前後下世二十餘年先生巍然獨存康寧壽考今爲三宗祭酒宗人謂人瑞云先生樸屬古處蹤蹟不出閭里訥於言詞生平行業無所表見然自家庭族黨以及鄉閭之間無論知與不知見者莫不使人意盡爲人恆喜不怒

家人婦子習處數十年從不見厲色遽聲嘗困貧甚或至詰朝斷炊室中不勝愁歎先生欣然無所芥蒂於懷性至孝方童幼時隨家人墓祭田閒野有草華黃英可掬鄉人取和粉飽號爲佳品嫡母陳宜人嗜之先生欲取奉母尋逐草閒遂迷所往歸舟竟失先生已而鄉人指引狼狽以歸擷華猶在手也考雲峰公逝先生甫周晬兄弟四人嫡長承家庶孽咸仰指撫如事所嚴生母韓太孺人以青年矢節撫同產兄思雲文學與先生啜糜茹菹以長以成比受室分炊勢不足措朝夕艱苦蓋備嘗之然乃終身不言先人遺業若有無多寡之數云文學公早世嫂袁孺人師韓太孺人節行勵志堅守先

生愍兄無後而重以嫂之節也迎嫂於家命長子文沛
爲兄後終身禮敬不衰袁孺人稱未亡者四十餘年以
壽考終自謂晚節優游勝於少壯族黨有生子不率教
者輒曰羨袁孺人無子勝有子也先生旣無所取於世
惟屬望二子甚殷文沛文泗以親昆弟爲從父昆弟並
能喻先生志克家自任旣不獲儒業顯則讀律令治名
法家言佐幕府縣咸能不負所學爲長吏所禮重由是
晚年家以小康文沛拙於治生緩急時有所乏先生懼
其不足以振兄後也則命文泗以館穀所入均之文泗
克體先生終袁孺人世未嘗析箸闔門以內婦子不得
問私財今先生八十年矣二子孝友嫻睦起其家聲諸

孫多秀慧善讀書其才者頭角有以自見識者以謂昌熾未有艾也小子學誠久役於外四十餘年凡三歸故里中間不見先生近或十許年遠至二十許年諸門新故乘除人事變遷非一惟先生蔚然在望墟里宗人以數萬計溯厥典型莫不擬先生爲魯靈光殿云憶學誠生二三年先生每提攜過鄰居沽酒朱叟索飲叟輒欣然飲以勺酒啖以少許下物不索錢非有他故及大風雨率如此是時學誠聞先生足音則踴躍攀附先生亦柔色撫之於羣弟子中尤爲鍾愛今五十餘年學誠已抱孫矣追思舊事藹然如昨昔萬石張君門內無奇行以醕謹重於西京睢陵王君立朝無他見以孝友甲於

江左莊生不云受命昊天惟松柏也獨正在冬夏常青蓋貞固之德恆久之理惟仁斯壽固有券操而響合者非人力所能強也羣從子弟以是爲先生進觴庶無溢量矣乎小子學誠方輯家乘謹書以備世德之篇

家效川八十序

乾隆四十年乙未余初與於宗人春社宗人以衣冠會者凡若干人及余遠去二十年乃歸新舊乘除故人落
落僅存而族子行者效川太學巍然如蒼松古柏淩冰
雪而鬱蔥不改爲言前事歷歷皆可憶也君行年及古
人杖於朝矣墟里宗人欲爲君所以不朽者屬余一言
介觴以進吾章族大支繁人才輩出其以忠孝節義著

者簡冊詳之功名事業顯者金石著之上昭史乘下光
譜牒約略可省識也其有蹤跡不出鄉閭姓名未達京
國而潛修隱曜聞風亦足以薰後起者往往不乏其人
焉則出處殊而其道均矣明之萬厯閒族祖南洲先生
通經服古以文章楷範後學歷聘公卿而老於文學然
戢山劉子以慎獨宗旨紹文成極學淵源實自先生君
爲先生後裔先徽世德具有見聞少長墟里墟里一時
通人如太顓集甫刻華且毅宗之諸君子行輩或在祖
父孫曾而皆以詩古文詞切磋酬唱若師友然君與諸
君子志意投契澤古而深爲文淡雅不事塗飾屢試弗
售遂絕意進取政於家庭孝友嫻睦見稱遠近家素封

顧律身儉約急於公義不以財貨自私從子貧不能婚
君爲出貲完之親屬待以舉火恃君爲豐年者比然而
君無德色晚年猶沖穆好道小築清幽榜題蟄園延名
流課其幼子童孫絃誦弗綴春秋佳日同志三數人茗
酒談心自得至樂墟中以農賈爲生穰穰比戶詣君如
入深山悠然有世外遠思視人世煩擾洒若溲垢去體
而濯清風焉君善形家言覬風脈土示人休咎往往有
徵靜者自能推微以知著也夫山有起伏川有分合本
源深遠其發舒也不匱君家自南洲先生抱道不遇二
百年來流風餘韻未墮斯文至君而益以愔行耆德壽
考康寧諸子能率家風英豪繼起語云明德之後必有

達人他日本忠孝之教而發於功名事業昌大其門庭而與史乘譜牒所載後先輝映亦天道往復有固然者君庶幾以期頤夔鑠猶及見之則今之墟里稱觴猶舉例也

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

乾隆三十年乙酉學誠用國子生應順天解試高郵沈先生既堂與分校薦其文於主司不錄先生惋焉館學誠邸第俾從事鉛槧益力於學已而先生出爲太平知府後學誠遊江南舟車往還屢止太平官舍前後十年通問無閒辱知最深甲午季夏之月爲先生母太恭人八十初度之辰先生嘗主江西庚辰科及山西壬午科

鄉試兩試所得士與乙酉分校獲薦諸生思所以祝嘏稱觴僉以學誠遊門下久知太恭人家範甚悉又近在江南自遠數千里以書抵學誠俾爲詞介觴學誠謹按太恭人係出儀真朱氏幼嫻內則侍祖母任安人疾三年衣不解帶父唐友公遠游廣東當室無長子母吳孺人病革經紀所以慎終之具誠信合於經禮唐友公歸聞其所措置感激爲之泣下年二十有五歸贈朝議大夫咨采公公性瑰偉不羈嘗應童子試名在第一廷謁學使者使者怪公衣冠樸陋詰責公公不對長揖而去遂絕意進取大肆力於詩古文詞先世自石友公著籍高郵後長垣公又家儀真兩世皆貴顯以清白遺其子

孫至滄洲公卜居江寧有子六人皆以儒世其家贈公其第四子也滄洲公以食指日繁俾贈公兄弟皆授館於外故贈公就儀真婚娶依叔父健堂以居所居卽長垣公故宅也旣家無長物生計日蹙而贈公天性洒洒好施與勇於爲義太恭人持家嚴謹不爲私蓄贈公庶弟之奇貧不能婚太恭人竭奩貲濟之父唐友公下世女弟幼未嫁則挈歸沈氏嫁之如其女族屬有請者雖甚拮据務委折爲之盡心晏歲風雪簞瓢罄如不以屑意也贈公依叔父居十餘年太恭人所以事健堂公夫婦者一如事舅姑法其處諸從叔伯若姊姒閒氣喻色揣若惟恐不當其意者以謂如是乃不貽舅姑憂是時

贈公遠館百里外或經年不歸而太恭人艱苦備歷中
搢拄歲月未嘗廢事教女習繡錦長嗣益堂君方附里
中童子塾夜歸必躬課所授書成誦然後就寢贈公徒
居揚州益堂君漸長有文名府治非土著而高郵爲從
祖舅弟著籍儀真爲從父舅弟著籍益堂君急於自見
乃易名兩應童子試冀一遇之無何兩試者皆雋故事
童子應試責廩膳生員畫諾時學使者方欲嚴廩生畫
諾法欲益堂君實其一而以虛者坐畫諾生太恭人言
於贈公違道詭遇君子不爲況損人成己耶遂力陳兩
地著籍端末而引己不當易名兩試爲咎失學使意竟
除名後旣堂先生免贈公喪以儀真道近欲就祖籍應

試儀真諸從舅弟忌之或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以諸從父爲假父乃聽與試太恭人父子可假孝慈亦可假耶遂命籍高郵是年旣堂先生竟用高郵貫通籍聯舉入翰林爲沈氏望太恭人明識遠鑒多類此云太恭人幼知書能通大義其後聞人洛誦聲則欣然色喜族屬有好學者無論遠近輒館於家雖素所不快者至聞其善讀則周給之惟恐不至贈公歿後旣堂先生兄弟折節讀書往來儕輩以讀書至者太恭人皆資其飲食使得安處以故揚之人士歸者如林課二子率夜漏三嚴刀尺縫紉與書聲相聞不徹思先人遺業淚泫泫下二子益用感激致力於學竟成令名至晚歲課孫猶舉童蒙

小學若史鑑故事之書每將寢息輒娓娓口授以補塾師之所不及蓋太恭人之相贈公與待族屬賓客及其所以課子若孫者一以讀書力學爲本自少壯至老久久不變方於古人可謂禮而兼法者矣太恭人孝敬天至歸贈公一年會滄洲公卒於江寧太恭人涕泗交頤深以不及逮事爲憾已而君姑王太恭人就養從子於山東官舍道出儀真爲留一夕太恭人始得謁見見君姑行橐罄乏卽捃拾所有倉皇盡付質庫以資其行時天暑蚊蚋撲面太恭人則執羽扇爲君姑竟夜驅蚊達曙君姑始覺執太恭人手歛歔曰我有賢婦惜不能長相依也因出滄洲公遺象付太恭人謂余諸子散處未

知所托爾能賢卽爾能永我祀矣太恭人涕泣受命舟
旣發相與遙望慟哭聲徹江皋兩岸觀者爲之泣下其
後王太恭人竟卒山東太恭人終身哀慕無已歲時祭
奠猶指當日遺象惻愴顧子婦曰我不及逮事舅姑其
何及若輩能逮事我耶其事贈公尤莊敬終始以禮自
勗贈公性嚴毅不少假聲色於家人太恭人佐以婉順
相對如賓贈公晚病肝怯臥所須人坐守達旦始得安
寢又病中悅憎無時臧獲雖黽勉無能爲役者由是太
恭人晝日少休嚮晦則竟夕危坐凡五六年夜不施枕
靜坐無事輒視簷月景陰時節變易其盈縮遲疾之度
往復計數甚悉嘗謂殘月形如初月然自下弦而後五

夜一鉤出東南方光影悽苦如送離別日漸以遠人意黯慘不復如初月時是非長年竟朔及晦夜夜坐觀之不察也然壯歲多病中年以後浸以強盛迄今神明不衰每述往事家世如見凡數十年盈虛消息顯晦之故卽身所處者縷縷言之而太恭人之所以躬歷艱阻周處事變卒之履困而亨久而食報之故蓋本於敬慎小心終始不怠者大略如此太恭人嘉言淑行其所以垂家範勗官箴者見於旣堂先生同官若年家子姓之所敘述按古圖史所載實應列於女仁智傳法茲不具綴謹掇小子學誠十年以來聞見所及其處倫常日用閒者具見其表裏而小子又以門下生獲拜太恭人堂下

備聞懿教誼不當用華辭貢諛竊以積厚者流光源長者澤遠益堂君以名諸生有聞於時而既堂先生用臺閣清望出爲賢太守諸孫皆英特之材蔚爲國器異日丹青之煥金石之垂悉本於太恭人懿德所樹則神明壽考理有固然又豈侈言姑射仙人乘雲氣出六合姑以是爲無疆之祝哉

朱母王淑人六十序

史載往代儒宗碩師文行詳矣多不識其內行而列女諸篇所記大家風範若仁知賢淑合於詩書禮教之遺又往往不詳其配德至於門內相莊齊眉稱慶金石偕壽琴瑟同和見於頌祝之文投贈之什則幾無以別矣

質之不推文勝則史苟循其本則可傳之實豈必在殊
異哉故學士笥河朱先生以通德文章師範當世人士
歸者如林先生天性沖穆於天下事無可不可獨以山
川詩酒酌其飢渴交遊氣誼恬其性命人世升沈得失
似舉不足以滑其和而撓其氣者或以先生爲過於放
先生知之雅不屑也然當先生盛時兄弟並箸聲名爲
時景星慶雲子從俱磊落繼起英華見於牙茁先生出
則融融入則曳曳自謂安常處順道德之腴有以自樂
而德配王夫人者凜然禮法自律甚嚴先生曰可夫人
以爲不可先生所不然者夫人或以爲然門下從游樂
先生之和而憚夫人之禮以節也然數十年閨門之內

琴瑟不乖意之所往各行其是而未嘗稍有所軋人謂
夫人過自苦夫人知之雅不屑也夫人出寶坻望族家
故饒貲昆仲姊姊行事皆稱其家夫人獨尚儉素自爲
矩律及歸先生操作乃如寒女被服不厭猶陋嘉辰令
節諸姑娣姒以時展敘服飾都麗夫人闔然殊自得也
居家惡逸井臼庖湍澣縫紉雖指使不乏夫人必先
姬婢爲之歲時遊戲凡風俗所通縉紳禮法之家所不
廢者夫人一皆引義斥之內言嶄嶄不出闔外雖持之
太過時見廉鍔至所臆度事理或不盡然然所引執詩
禮之儒莫能易也先生故曠達先人遺業僅給饘粥先
生兄弟並貴顯不名一錢而交游縞紵之投生徒脰脯

所入歲計有餘則購書蒔花以爲曼衍窮年不別爲治
生計比先生下世門館變易虛盈自祭祀賓客嫺嫺問
遺諸門閥所宜存者視先生時無有乏事或疑先生猶
有所遺不知夫人堅忍刻苦有以貞其終始蓋非一日
云長君大樽樸屬自好次君少白夙授英異能文好學
且振先生風聲然均在壯立之歲而朝暮出入不敢自
專與人有所酌酢必請命夫人俟不可交游往來必
詢其人與所言術業二子凜然終日若侍嚴師識者知
先生之澤未有艾也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仲冬之哉生
明夫人六十初度辰也先生舊弟子居京師者將以祝
嘏稱觴俾學誠爲辭以進夫配偶之際古人以擬朋友

非取苟同亦貴有以相成相濟易著風火家人正內正
外各有宜也人謂先生得樂之和夫人得禮之節似矣
抑禮樂未有偏主和節亦豈異厥施哉非先生之襟期
無以範圍後學而消其鄙陋非夫人之持執何以紓先
生之內顧而延世澤家風於後嗣哉夫家人義取風火
其變而爲天火同人同人於野利涉大川先生應之以
爲人倫之望其變而爲雷風之恆恆其德貞婦人之吉
夫人應之是以其德立不易方抑恆斯久久斯壽貞固
之理有必至也又變而爲風澤中孚鶴鳴子和嗣聲繼
起斯亦自然之應矣學誠游先生門也久聞夫人內行
甚悉敬書所聞見者以進且爲傳儒林徵文學者備家

世焉

賀文忠公像贊

故明大學士江夏賀文忠公立朝以清節著及其致仕
家居賊陷武昌全家殉難事昭史傳至今言之猶赫赫
也按莊烈帝朝十數年中輔臣至五十餘賢奸迭處晨
拜夕罷卽有幹貞之略靖獻之忱無所容施逮夫事窮
勢急忠貞之士惟以致命遂志酬三百年尊賢養士之
隆而或惜諸公身居台輔不能有所匡濟則亦過刻之
論矣至文忠公兩人綸閣史稱廉靜砥行不聞匡言似
亦德勝才者不知輔弼之任明足知人而公能受才天
下必食其福不在憂憂自見長也公與經略熊公少同

鄉里而積不相能廣寧之敗熊公陷於眾忌公毅然揭
訟其冤是時公尙爲翰林也夫當世未嘗無才秉鈞軸
者非闇不知則私相擠耳惟公訟熊之事則惜才而又
能忘私使得從容輔導帝能端委以聽則功績豈少也
哉至於寇擾鄉邦公已去位門人豫進僧服公卻去之
身爲大臣與國休戚不以去就異也已而武昌失守從
容叱賊闔門殉難至二十餘人可謂烈矣昔王炎午祭
文信國文以爲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來人不兩
見明季北都范公南都史公皆以輔臣殉國而公以林
下舊輔捐軀赴義與信國范史諸公先後輝映其道豈
有異耶人徒知欽公節概而不知其優爲治世之良而

惜當日之不能竟所用也則猶未爲知公者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裔孫某奉公遺象請題因推公終始而爲之贊云

伊古昌運賢才以成逮其衰也節義以名吁嗟乎公治世之英儒官起家甲第馳聲守耿介而忤邪脫軒冕以歸耕感風雷而載起居鼎鼐以調羹如何賢奸沓進異論轟訇曾不得從容坐論漉膈披誠謝無補於素餐非曰去國身輕想陛辭之日君臣相對涕泗交縈江湖鼎沸臣身可殺臣家可傾而惓惓之忱所謂九死而不能已者終念玉宇高寒疇輔聖明及於桑梓塗炭婦子諸孫藏舟於壑同千古以弔屈平訖今敦湖夜半魂兮歸

來恍惚風號雨溢波濤震驚況乎當日鬼神呵護出遺
蛻於水面湛百餘日而嚴氣如生展茲遺象肅穆高清
星寒芒出潮來氣盈陵谷可遷金石可泐斯人不可泯
滅惟曰四德之貞

凌書巢哀詞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季春始識凌君書巢於盤山道中
盤山在薊州西北名勝甲於畿東爾天子展謁登東陵
旋蹕而休乎靜宜山莊省耕施惠君以撫寧知縣
被檄祓除馳道時永清知縣嘉善周君震榮亦與斯役
適余客永清因得見君君恬穆簡遠挹之如不可量是
時山中桃李始華周君置酒集同官十數輩藉莎歡飲

其下君如蒼松盤鬱其閒聲色不褻而與眾爲春其年
余主永平講席山府近邊學者鮮可與語僻處輒不自
聊而一時官茲土者若經歷曹縣袁君汝琿遷安知縣
上海喬君鍾吳昌黎知縣洛陽劉君嵩嶽灤州知州安
岳蔡君薰皆以文章性命詩酒氣誼與夫山川登眺數
相過從而君與喬君袁君尤爲於余契深俄君移劇臨
榆臨榆控山海關爲東陞重鎮兵民雜屯地衝俗敝吏
舉其職輒咄嗟稱能君獨能好整以暇其爲治也灑然
若清風之濯溽暑使人冷然自得明年秋天子東巡
盛京冬十月旋蹕度自臨榆信宿於縣守土之吏職
事所及奔走不遑余適訪客過君官署君於萬指紛拏

紛應旁午之中爲余置酒論文因及劉歆七略與後世
著錄諸家同異商榷流別彈劾利病娓娓不倦余數趣
君歸休以備紛擾君顧灑灑如常達夜分始罷又明年
甲辰余去永平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相距千里而遙
與君不相及者半年其年秋有鎮關都統某者撓君以
私君不爲動因誣訐君大吏鞫得其情都統坐遣戍而
君亦望悞免官 天子嘉君守正不阿 特詔原君起
補房山知縣與余相見執手勞苦因言永平同官或去
或罷追念舊遊渺不可得有聚散之感焉乙巳之夏君
來會城過余齋中縱談經義因及宋人河洛理數以生
日支干推演卦爻所值年月占人休咎余用其法推君

行年甲辰值豐六二爻辭所謂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其
應在都統誣訐而不能中傷信矣乙巳得震遂泥泥有
泉壤之象君問之瞿然色動余解之曰丙午之年是爲
中行獨復卦體自泰而來是宜無患且需於泥而敬慎
不敗是泥不必終凶也君以一笑而罷已而移劇長垣
恩恩別去長垣接壤河南頻歲旱乾爲患民多失業君
勞神焦思招來流亡盡心賑卹如謀身家不遺餘力以
副 天子勤卹民隱至意今年春夏之交麥雨愆期君
夜宿齋室晝褻烈日中匍匐禱祈憔悴現於面目蓋一
年來不復有自得之樂矣然而雨隨禱降大名州縣地
界犬牙相錯所在被旱獨長垣封內屈曲霑足而君亦

遂病病輒不起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夏四月也是豈遂
泥之餘厄歟哀哉君性孝友自奉刻苦而季弟挈家依
君其男婦子女無不熙熙自得財資出入君不問有無
門以內怡怡如也居官家無長物妻子不厭粗疏或勸
爲子孫計笑而不答與人交乍接不見可親久乃見其
肫摯幼學於仁和葉君甚見知賞葉君下世三十餘年
君言及之猶愴然有餘慕自初見與余論文卽出葉君
遺稿屬余較定授鐫勤勤數年不忘討論今年夏始刻
成書歸余印本且書述其近狀憂勞余緘報之未達而
君訃忽至嗚呼孰謂斯一編書乃與君爲終始君諱世
御字書巢錢塘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嘗官江南某縣

知縣有政聲已而改官畿輔卒年六十其辭曰

滔滔與逝者之偕往兮始蒼莽其孰爲來也來者不可
御兮往者之思曷有涯也今華耀艷於太古之深山兮
憶瓊筵之開也君超然而入座兮山意深靜如寫君之
懷也挹余以清芬兮言有契而無所乖也皋比談經於
北平之古郡兮君處山縣而友聲諧也會羣侯於灤上
兮山登川涉以徵賦才也鼓吹流雲而笙簧沸兮肉陵
屯而酒醴波以洄也勝侶若喬與袁之相追逐兮窮日
月而樂事皆也夫孰使余忘索居之偃偃兮二三君子
滋蘭而芟茲也嗟盛會之不復兮羌白日之易晚官有
遷而私有更計兮乃星流而雲散自余移帳於保陽兮

勞故人之遙盼溯清風之高臺兮灑水潺潺瀉其清淺
惟君儒術節吏治兮草被風而斯偃無聲色之矜厲兮
乃使被者泠然以自善夫何白璧之皎皎兮彼蒼蠅欲
以污濺抉浮雲以中開兮雨雪消而見曉載躡載起而
涅不緇兮翳帝心之所簡守房陵而保西郊兮欣故
人之載見緬舊遊其如夢寐兮渺孤懷之轉輾意觸緒
而彌抽兮情每含而易滿載移劇於畿南兮拯災壤之
饑也普九重之愷澤兮受牛羊而芻牧弗敢違也扶
子老纏予髻以載道兮曰惟慈保之歸也惟青青之麥
隴兮雨愆期而農失時也土龍矯首而鵠峙兮風沙汗
漫而莽無涯也君匍匐以請命兮心操戚而面目黎也

帝鑒精誠而憫惻兮命彼雨師其蘇此殿屎也澤滂沱
而普野兮四境之民願爲令君祝以尸也積勤劬而疾
作兮比戶相與禱且祈也雲旂央央降清晝兮君抗手
而去騎箕也舊封父老泣故侯兮士林凋悴失規矩之
師也衛水湯湯東注兮吳山崒兀而南峙丹旄翩翻中
流漾兮青楓歷歷於河之涘雲斂秋而天宇淨兮商飈
起而白日西逝歸魂魄於故山兮痛存亡之殊制日漸
遠而卽疏兮誰復究夫終始官有政聲兮室遺書史變
化晝夜兮達人一視君於斯亦足以暝兮而余不禁歛
歔流涕而不能已者俯仰之間感盛衰於往事

蔡灤州哀辭

余主永平書院一時官永平者多好文學與余無不善也經歷曹縣袁君汝琇遷安知縣上海喬君鍾吳臨榆知縣錢塘凌君世御昌黎知縣洛陽劉君嵩嶽皆以文字納交惟灤州知州蔡君則其族父故御史時田於先君子同乾隆七年登進士第敘先世通家君英姿颯爽氣豪一世初以府照磨聽用江南卑官冷曹見州縣吏多爲寒乞君傲然不屑於儕輩多所狎侮用勤能擢最再遷爲上元知縣上元爲總督治所三江四布政使所隸州縣二百有餘凡疑事鉅獄上總督不得要領輒檄君推鞫往往當理君亦顧躬自喜好爲其難艱鉅猝投同官或畏蕙不前君出踴躍任之由是見才大吏能聲

蓋於三江然亦以是罹於禍樞卒以失囚望誤罪至遣
戍載起知縣聽用直隸遷灤州知州益自喜其才跌宕
如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余至永平君一見如素是時
同官多意氣相得年豐政暇風雨思慕車騎過從乃如
名山館人以謂自其執役所見館師未有逢迎如此盛
也君長肆應善理繁劇顧愛好文學士誠形於色見筐
篋俗吏失禮名流輒嗤笑之與人交不設城府意氣所
投輒傾肝膽人多面歡背輒負之君不以屑意也惟上
海諸生王鼎與君無負終始人兩稱焉明年春君爲忌
者所中當免官去又同官嘗詭法事覺牽連及君君恃
肝膽忠於爲人嘗教同官以便宜事其人不善所用竟

抵於罪其實非君意也大吏察君所治亦無類其事者
欲以口失坐抵贖忌者又中傷之周納引教誘法與犯
同科陷於大辟天子閱刑部秋勘特原君情得減長
繫囚保定法司五年始得減流納贖逾年病卒旅舍噫
其可哀也余主保定蓮池講席蓋自甲辰訖於丙午君
以癸卯陷理丁未釋歸與余羈迹若相終始故相知爲
深余初至保定訪君繫所君甫免不測又喜余自遠至
追溯舊游悲感交集不覺涕泗之無從也君性伉爽不
堪馴擾幽繫中見居官才識遠不若君或積資坐遷轉
得華臚與無其能而冒居其位者之不勝憊也則感慨
太息拊膺自奮以謂吾不冤死終當以悶死耳余主講

保定意不自得思決去而無從然每逾時過君君若忘其縲綬而余亦不覺孤懷寂寞無與同也丁未之春余遊京師遇宵小剽劫困京師者一年而君遇寬恤得釋囹圄訪余僑舍知余尙羈京師意甚怏怏歲杪余返保定君方走索畿輔州縣余赴河南而君復還保定與余家僑舍比鄰朝夕過問余子知余河南已有所遇則色然喜且惜與余蹤蹟宛轉若相避然患難之聚而脫難之後不得繼見爲歡樂也戊申春杪余自河南遣迎家室君送余子登程執手訂後期會君時已病足不良於行已而竟卒旅舍悲夫曩者氣豪一世聲華馳逐閱三十年遺膏餘潤蘇枯瘠而拯水火者不可勝記及其衰

也老病思歸不得遽遂至於羈身逆旅抑鬱以終無復親戚故人爲視含殮人世升沈得失亦何定之有哉君諱薰字涵齋生雍正七年己酉月正元日卒乾隆戊申夏其月日不知也得年甫六十云王鼎字禹門嘗客於君掌書記君意氣自豪親賓欲取於君多面諛王輒微言往往摧其盛氣君弗忤也洎君遭難代者苛刻備至甚且脅逼家室掠取瑣細有妾舉子未及旬大雨中押出官廨男婦十數人雜置一室日晚不得食有貧民受君惠者持甌粥見餉始得少蘇而忌者吹求未已禍且不測向之親賓飽所欲於君者皆鳥獸散王獨挈君八歲幼子齊昊奔走向所知識匍匐祈哀聲淚俱出上官

爲所感動乃爲竭蹶補苴竟得無事王故寒士有慕其
誼者爭以厚幣迓之王曰蔡君事未已吾寧窮餓不忍
去也當是時王君義名畿輔競傳而君義能得士亦可
占其概矣余自丁酉以後累主講席惟永平諸君山水
流連文章聲氣可謂一時之盛癸卯喬君遷岷州甲辰
凌君遭誣躓而再起乙巳劉君去官丙午凌君卒於長
垣丁未劉君卒於京邸袁君又以事去官五六年閒此
數君者無歲不有變遷而君又卒於戊申余亦踪跡不
復北矣嗚呼盛衰之感自古而然而余尤惓惓不忘蓋
重有所感也其辭曰

天無意乎才胡爲而生天有意乎才胡爲而不享其成

豪華聲色皆拘士之所驚負經世之略者弗以二卵而
棄干城君之坦懷豈無所累日月食而不損其明義能
得士識者謂推斯意實可以秉鈞衡簿書期會以謂此
外非吾急者見君當顏汗而頰如何遭逢不偶如凌霄
之羽牢籠而鷓鴣之啁嚶噫故人寥落半在地下回溯
盛游不禁唏噓感慨而不得其平

李清臣哀辭

清臣李氏初名之璽字楚璣及入鄉校改名際運先君
子字之曰清臣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孝友溫克人
也初先子於乾隆辛未官應城知縣清臣尊甫寧一翁
精於醫理余家多病人翁以儒生朝夕往來官廨自方

術外未嘗一言及官私事丙子先子罷縣貧不能歸僑家故治又十許年翁乃時時過從而交益親庚辰至辛巳先子主應城講席清臣執贄稱高第其爲文英思茁發取優於天功養未充而氣體雋上先子所謂稍加磨礪卓然名家者也然家貧多故不能卒其業甲申先子主講天門舊弟子或旅進退獨清臣負笈以從其意將於先子指受致性命焉俄以妻喪促歸其後貧病顛倒無有寧歲而惓惓服習之意一日未之或忘嗚呼其可感也已戊子己丑之間余遭先君子喪奉母居京師凡十餘年應城人士謁選若計偕來都下者俱訪余脩先人誼翁必寓書訊余書辭輒命清臣代之纏繇往復使

人惻惻情深茲余客游江夏去應城不及三舍翁年近八十矣聞余至甚喜策杖來江城視余僑齋蓋相別星紀兩周相逢幸出於意外也既留連數晨夕回憶舊時前後逾四十年歷數當日同人多有九原宿草之感其存者升沈聚散不啻陵谷變遷余方慨念人生歲月幾何天涯知己不可數遇幸清臣之且良覲也而清臣死矣哀哉孝友自其天性兄弟三人清臣最長早歲與翁同歷坎坷能獨任勞瘁分翁憂翁晚年家計稍裕清臣推甘諸弟不自有其私財翁嘗遇疾清臣默禱於天請以身代事繼母一如所生家庭之間怡怡如也清臣卒後翁告哀於余曰亡兒且死惓惓不亡師門舊誼可謂

能自好矣顧不愛其死以延老夫不知老夫失此掖侍
其慳甚於死也余聞其言而惻然清臣卒壬子夏六月
春秋五十有五應城縣學生有子三人長者已抱孫矣
死之日鄉人莫不稱爲善士余作哀辭以解慰翁辭曰
修短同盡兮今猶古也生有遺憾兮死不補也孝友於
人兮元氣之普也理得則順兮天壽不足數也昔子淵
之庶幾兮請車貽厥父也是固不足爲累兮又何戀乎
形氣之暫聚也生兮若浮死兮若休觀化不息兮逝川
之流金石匪壽兮士有懿脩存頤庭寢兮沒慰松楸
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九月章子西征道出華陰過

漢太尉楊伯起先生墓下取筍脯棗脯以薦爲文而祭
之曰清霜秋降豐鐘夜鳴石匣泉秘劍氣宵騰物有自
致神有相承髫年讀史已佩生平況瞻楸柏曷勝其情
曠覽古今高舉遠引天運人圖或遠或近若鳳而儀若
麟而隱江盛水平氣衰士憤凋謝老成聿邦之隕光光
先生生漢之衰滂沛洋溢突兀崔嵬膏焚桂割玉帛之
媒貞顛髀反禍伏胚胎聚徒罷講挾策東來自古立朝
勢不兩順惟漢之東賢奸雜進朋邪在朝偶介英俊匣
出干將駭心眩瞬劑孳媒災翳陽飛燐人臣大節離去
合留漢當永始山下風稠蠶陽外亢不事王侯鳳奚不
隱空聽啁啾見幾而作何適不優讀公上書鞭賈撻董

掀豁奸腸霆決潮湧貪狼媚狐穴牆依冢提立霜宵寒
戟辛竦浩氣苟存士賈餘勇考公平素卓犖眞儒賈英
而躁董正而迂體明用達羣餒公餘義難亟去位在公
孤悻悻自喜豈公之徒范史紀傳識卑見小矜持名節
聞聞大道但侈瑞應三鱸大鳥漢儒得公漆炬白曉惟
響報聲四世矯矯吁嗟夫子山高水長往事扼腕來氣
光昌五侯九族狙沐披猖荒山白草牧馬驅羊人孰不
死夫子有光伊余小子莫追趨步命駕西征登高作賦
仰止斗山敬肅祠墓靉黹秋陰蕭條大樹惆悵盤桓久
不能去尙饗

宗人公祭家瑞岐先生文

維乾隆四十年仲冬之月己丑哉生魄越九日丁酉清
故文林郎會稽章瑞岐先生卒於京師嗚呼哀哉先生
敦行服古文而甚儒偉岸卓立儀型三黨宗之楷模士
之典型負才植志六十三年以鄉進士不偶而歿先生
於章氏爲傳山府君第一十六世先生旣歿之逾月甲
辰哉生明越一十有四日丁巳章氏宗人之在京師者
第一十六世從弟行榮一十七世垣業鱗麟趾文瀚學
誠第一十八世詮漢文廷植張皇起民枝松安民錦第
一十九世思洲敦仁尙怡文貴國枚若錡宗佺二酉第
二十世廷佐立業眞學友毓壽第二十一世錦麟慶齡
世英世錦第二十二世宗瀛宗源等相與具牲醴之奠

累德綴辭撰文以祭先生之靈其詞曰山祖雪嶺河導
崑崙偁山昭穆支析旄分觀光日下桑梓展親惟我宗
黨聚若雲屯先生卓然三宗祭酒鄉之杖者人隨先後
有柔弗拒有剛弗受如水得防如關斯紐皇穹神察篤
祐喆人如何不弔老成遽湮山頽華嶽木壞喬林曷勝
悼愴崩角摧心先生始生實鍾閒氣都水府君七十無
嗣儀鳳入夢初度誌異肇錫嘉名卽鳳爲紀年未毀齒
都水之喪因依中表有貪如狼剔腴吮液擲骼道旁嘉
孽始牙重封雪霜牧牛山中樵薪道上瓜車翻覆呼天
不償陰風颯起魑魅跌宕毒虎腥飈涎蛟血浪先生匍
匐頭角克岐村塾洛誦竊識書詩意諧心構有象無詞

出質長者驚謂夙知從兄德宜既官吳下先生十三來
從官舍耳飽絲竹口眩酒炙向隅之泣有淚盈把女兒
有子年長可依先生十六乃返會稽風篁月夜花鳥春
期絃誦業成有聲當時弱冠騰文壯游燕趙出所業編
驚其長老著籍畿內姓名表表博士弟子頭角日矯旋
游吳會來干撫軍故人穉子投拜戟門德宜卒官旅櫬
蕭索亟問遺孤脩門中落當年託足我容君優此日憑
弔我行君休先生嘅歎喪舉孤植傾囊襄事固弟子職
乾隆辛酉來復京都年且三十壯志馳驅大河之南長
城之北經營四方載書一束婦有孀嫂鄧歸於楊中失
所天鵠羽坐戕引偕萊婦分爨劑涼達其苦志彤管斯

彰胡氏有孤我之自出予北來叩門辭拙餉出其飢
續溫其粟授之室家庶幾自立都水府君弟系嗣兄先
生門內期功無稱再從兄弟磊落晨星春祠秋社卻立
屏營從孫廷楓奉父來省先生怡然形分氣併如植庭
樹葩茁幹挺豈曰私恩宗枋實幸先生盛氣自以無前
少歷險巇壯遇迍邐傲骨撐拄苦志磨研冰雪皎潔金
鐵鏗堅少具大志擺落猥瑣讀古人書以領自可落日
馮唐秋風廉頗髣髴髮皤然屢折不挫先生潛德不曜而
文西京樂府自具陽春律呂天閑宮徵人倫鉅涵海岳
幽劑鬼神當其壯往霆決潮湧喑鳴咄咤風立雲竦細
切人事兒女閨房蘭苕翡翠花落草芳塞外風沙江南

洲渚百歲壯心十年夜雨悲訴嗔呵廋詞謔語並入文章鬱勃自攜卒調風俗被入管絃 天子詔嘉宮錦賜宣方謂高翥泰占茹連何期終此搔首問天憶昨庚寅孺人周甲族黨稱觴家慶始洽舉案遺風琴調瑟協側室誕兒桂芽蘭茁如何日月曾不須臾掌珠旣碎蕙帳潛虛人生幾何百憂洊至身非金石河清曷俟變化晝夜達人一視士貴不朽得失胡計老成凋謝戚我三宗徒欽儀範莫接音容月露宴歲霜雪窮冬悽愴愁凜蕭颯悲風雲車飄然靈旌播漾神之來格忽兮若恍罇俎芬苾躋升供帳先生有靈嗚呼尙饗

宗人公祭靜涯處士文

惟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三月丁卯朔越六日壬申
同姓偁山第一十六世從叔行榮等謹以牲醴之奠致
祭於偁山一十七世 皇清處士靜涯先生之靈曰惟
君孝友世其家些太璞不雕謝紛華些幼端以清蘭茁
牙些脩門中落遭坎坷些青陽荏苒日月跼些弱冠多
故輟編摩些追隨從父將老幼些薄宦吳趨米鹽雜糅
些君政於家切磋究些允諧以平諫解族些吳風靡麗
五方僑些君如山立不動搖些東家有美綽桃夭些贈
以芍藥寤脩要些君喪其我絕袂逃些清風洒然濯蒸
歆些從父卒官無所投些去之桂海鹽榷籌些廉平有
稱吏民獲求些廩餼稱事貲給優些將恢先業續箕裘

些太學府君自京南游些老思故鄉遂約舟些吏民安
君攬袂固留些君言事親養志難偷些不易吾願萬戶
侯些侍父歸來湖山樂些山蕨溪魚清酒酌些親顧而
怡春風渥些夜漁澤畔零露宿些惟親所欲左右服些
卒膺痼疾三年瘡些君之純孝今古獨些毛氏業估屯
江夏些海濱物錯居奇上下些屬君經紀疇多寡些君
隱市肆人倚平些黃童白叟稱先生些居二十年益聞
名些姻婭屠氏乞遷貨些君慊不疑千金佐些屠不踐
約君引過些遂謝毛氏不寧居些諸肆留君願蠲除些
君言自慚不敢濡些遂來京華俚無所趨些從父瑞岐
形影相須些女弟適丁十載館些病不能行羗偃蹇些

丁氏少長惟君善些生館死殯將事惟謹些君之友于
不可選些瑞岐歿世似續割些孤女藐焉遺妾蹙些君
疾方困痛益革些命子廷楷主履貞祐些德宜嗣孫爲
瑞岐嫡些五世一身鬼皆得食些嗚呼君洵善人不踐
跡些老成之望三黨仰些如何不弔溘焉長往些江南
草長春水漾些魄兮歸來彷彿可像些凡我宗族咸悵
望些有酒盈罇陳饋方丈些君而有靈君其享些尙饗
爲長興紳士撰公祭湖北驛鹽道劉君文

丁亥

嗚呼山頽百仞木壞千尋几在景儀莫不涕零況承餘
澤得庇棠陰曷勝愴恍崩角摧心惟公挺特孕秀含章
弱遊京師鳳鳴高岡英毫迭起追逐翱翔獻書天府名

驚四方再策南宮終違初志拂拭牛刀烹鮮小試魏唐
故都出宰聞喜膏雨隨車謳歌四起催科不擾芟舍無
驚訟庭風暖芳草春青 璽書褒擢來 覲於京僉書
大郡遂報政成 帝曰汝嘉朔平太守地界北邊控肩
扼肘民雜風悍利藪害藪用簡汝往作障山右公行到
郡問俗何先蒙古居民比屋聯廛渠帥所部不入氓編
瞋目語難縱橫陌阡公諾曰然是誠在我均 天子民
歧則不可禮結元戎交歡帖妥約誓無閒損關鎗鎖蒙
古部曲人或未馴革鞞刀謂守何人公坐大庭霜威
奕赫荷校滅趾擒治無忒觀者雲填駭如鴟嚇黎民安
堵若奠磐石公憂當去 天子慰留墨衰從事永靖邊

州疊遭艱故孝思益切廬墓三年敦催乃出再守安陸
爲楚上游平反獄訟不事刑求滔滔大江發源岷山千
里來合風濤往還勢眾氣盛郡在水閒崩沙擁槎隄障
維艱公登高阜相度形勢規圓矩方土石鱗次驕湍怒
濤俯伏披靡濱水州縣安流無事移刺荊州民肥吏癯
九年膺仕囊無擔儲天子曰咨西師振旅汝往襄事
蜀師克舉還晉蹉使參藩漢陽角斗同衡拯民劑商閭
右謳思公不可忘遭誣白簡民失龔黃乘人鬪捷大吏
莫挽搏抗百端公愈坦坦雞犬圖書歸來悔晚勸公自
理掉頭不返清白遺家有子嗣聲東南興誦不異襄荆
逍遙杖履公來長興湖山往復人迹俱清公自休官十

年林下 恩綸再錫意轉瀟灑方擬期頤共慶人瑞遽
隕文星天胡不惠凡我興人惠我明府推本庭誥惟公
之祐楚山叢叢浙水悠悠公之精神岳峙川流鶴化滄
溟碑臥赤土公靈如在庶幾不吐尙饗

祭趙室從女文

惟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十有一月甲戌朔越二十有
一日甲午叔父學誠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趙室第
二從女之靈柩前曰惟汝端清賦質淑慎自喜冲齡舉
止賢母爲師我初見汝汝始十歲戲嬉絕異於童穉發
言若類乎儒生吾兄未有嗣體族黨見汝姊與汝大家
風度洒然自異以爲汝母能教汝父克型汝姊旣嫁汝

獨侍父母汝性中慧甚見憐撫厥後汝姊天亡母憂繼
隕汝之事死事生無形無聲汝心獨苦汝嫁涿鹿去京
二舍念父老無子不忍遠去爲父置妾身來歸寧六年
之間凡四閱年依親膝下汝事舅姑如事父母身與貲
財不爲己有汝襄夫子若嚴師友汝教二子以威克愛
非世俗見姑息以煦謂率義方乃可長久嗚呼父家中
落墻門多故汝依違兩閒徬徨失措猶冀父壽且康墻
學益固身可糜捐不遑瞻顧豈知事與心違身攬疾痼
我此北來一再視汝眉睫之間飲恨無語隱微之痛若
無可訴我固疑汝憂不永年何期倏忽之間遽先朝露
嗚呼汝廉不冕劇志潔而迂躬率先以孝悌化門內之

頑愚詩禮之儒其猶病豈所責乎汝閨中之姝不順時
以隨俗徒禮法以自拘竟幽憂以致隕復何究而何圖
汝之視我猶父我之視汝猶子汝父與我若親昆弟我
母愛汝若女孫子汝憂汝疾不能汝解致汝天殤悼念
曷已夫晝夜之道變化之理雖百年猶一瞬何脩短之
足紀惟問生平所爲何似汝於生也無憾又何慊乎其
死哀哉哀哉尙饗

家譜雜議

歐蘇文名最盛然於史裁無所解也譜學之傳已久失
矣後人撰輯家譜例以義起但能熟於史法變而通之
無不可也而耳食者動引歐蘇譜例真無謂也歐氏於

其祖先族派有仕十國爲官職者削而不載此卽非史家書實之義蘇氏族譜自謂譜蘇之族而尊其自出與通族書法詳略尊卑體例有別以謂譜乃吾作故尊吾之所出此尤無異兒童之見使人人各尊所出而卑視旁支則譜乃聚訟之階矣遷固敘其家世書至談彪猶作公家之言與他稱述無異所以公其道於天下而不以私尊私貴褻其親也蘇氏所見如此其陋而世反尊而法之何也

歐蘇之譜所謂推表世系斷可知之代此誠不易之理然江浙鉅族多因宋室南遷卽已聚族至今五六百年祠墓具存傳世多者至三二十世少者亦十有餘世非

若歐蘇之不出五六輩也家譜世系多以五世爲斷六世另起便須於五世之下覆檢支系由五而九又別爲譜由九而十三由十三而十七又須隔卷遞追其十三世與九世五世支派繁盛檢閱爲難旁行斜上之例幾爲虛設此弊無他由於知譜而不知牒也竟尺之幅稍引伸之可作五六十字則三二十世支系何難繩貫而下其所以不能直貫而必須別起者則以子注繁多而僅容一二字之橫格不能載也夫旁行斜上周譜之法原取便於稽檢使夫昭穆親疏一望可曉耳至其人之字號歷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識者則譜家往往別編爲牒牒有專

門則世系之表但書名諱輩行不復須加子注表無子注則尺幅之間約字無多而二三十世可繩貫矣乃譜家又稱五世別斷爲表者以謂可明宗法夫表列世系宗法卽寓於中豈必截斷五世別自爲表然後宗法方可明耶且表注本不貴繁彼見史漢表注不勝其繁以爲古人卽已如是不知史漢之表乃後人訓詁音解從而附入故覺繁耳馬班自注本不繁也至遼史表注且以功罪入表是直以列傳之體而爲表矣此尤謬之謬者前輩業已譏之是又不足論也蘇氏歐氏之譜卽於旁行斜上之中詳加子注彼因世數短少尺幅寬餘故可相體爲之不足爲歐蘇病也後人從而效之而寧斷

支系必附注文此則惑矣

事有不師於古而因乎理勢之自然有其舉而莫之廢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執古以概今也古者開國承家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生則別以族屬死則紀以廟諡親疏遠近昭穆尊卑俟國掌之宗人王朝小史莫之系世故雖百世宗支可辨別也後世封建罷爲郡縣姓氏合而爲一而宗祠萃聚不能分別祧易又不能皆得易名請諡之典則祖宗世數難以詳紀於上而宗黨羣處祠廟不分則服屬絕遠皆得昭穆相聯長幼有序不得概目之爲親同姓而不入聯序則子孫世數不得釐別於下蓋觀南州世家鉅族所集宗譜序列宋元明代以

及近世大率世數多者至三數十輩其少者亦必十八九輩上記祖宗則嫡系可計世數而旁支伯仲不能皆以世數齊也下治子孫則宗子可計世數而分支昆弟不能盡以世數概也造譜者往往取佳言善字編排行輩或用忠孝廉節或用仁義道德多或百言少亦三數十字或有不盡成文但取字形有別雖千萬之眾百世之遠舉其昭穆行輩所值之字則不問而知爲宗族兄弟且不問而知爲長幼先後蓋得古人分族命氏之意誠宗譜之要檢雖不出於古人而人自率由不能或廢者也今按徐氏宗譜亦用編字之法所傳僅二十世而字法錯雜人不遵守同一輩行而各分字法或同高祖

昆弟別爲一字或同曾祖兄弟別爲一字甚或同祖兄弟卽已別爲一字譜家見同輩異字之不勝紛紛而舉及其字非但不能合千百之眾而敘其伯仲先後之差并不能遽識其爲同此昭穆而敘列其尊卑下上之等者也於是世系表之卷首別編字號行輩之表取其同一昭穆而排列異字者亦用旁行斜上之法以爲稽檢夫先檢字行已不勝煩再由字行而檢索其人名諱則何如徑檢名諱其煩初不異於字行而檢閱不煩重沓於事豈不較輕省乎且用字行本爲省複檢也今反因字行而增一複檢母乃與編字初意相刺謬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有不可行者必求其故而思所

以善全之道則循環不窮雖歷久可遵而無弊也原字
行所以各分之故蓋有支分派別居處遠於宗祠而生
子月日不能告於宗老遂亦無由知其族黨之中昭穆
同輩共有幾人所生之子於同輩中應列字行之次當
在幾百幾十有幾於是就所知者或同高曾或同祖考
凡得若干昆仲別定字號以便編列一二三四之數若
守宗祠舊列字行必至僅有昭穆尊卑而無伯仲次第
故其別編字行出於勢之不得已也然則欲求善全之
道必須統同之中自寓分別之意要使大宗全譜字行
同遵而分支小記又得各全伯仲倫次莫如用兩字兼
誌分合雖數十百世分州別部一旦會敘皆可聯昭穆

而次伯仲也且如大宗定字以甲乙十干紀及十世而丙丁以上同守宗祠則四世昆仲一字足以定昭穆矣戊輩分支不能與大宗五世同編伯仲勢必別編字行如編元亨利貞則元於戊爲同輩當稱戊元第幾亨與己爲同輩則當稱己亨第幾其下庚利第幾辛貞第幾一皆倣此再如戊元子孫傳至庚利又有分支勢須別編字號則須舍利貞私號仍大宗庚辛輩行如編仁義禮智則以庚仁辛義壬禮癸智第幾直接己亨字行惟大宗本支直守舊編字行毋庸加字其分支而不能合大宗者聽其各以己意分編但須首字仍帶大宗原定字行自可不致於散亂也如此則昭穆一定且大宗稍

示尊崇分支別字略擬古人分族命氏尊卑以別親疏以分其於宗法豈不秩然藹然不特譜列字行不致錯訛已也

徐氏宗譜文理錯亂稱謂多不可曉夫族屬以五爲斷高祖之父爲六世祖高祖之祖爲七世祖此自下推之至於上也始遷祖爲第一世始遷祖之子爲第二世始遷之孫爲第三世此自上推之至於下也自下推之至於上者必以一人爲主然後由父祖曾高而定六世七世之次族不一人則世次亦不一定者也自上推之至於下者但視始遷之祖爲定同爲始遷祖之所出卽同此一二三四之數雖千萬人皆有一定位次者也故以

一己爲文文追述祖德可用下推之法以己之世數定其稱謂若脩通族之譜必用上推之法與眾共之庶幾不致參差惑眾聽也至於伯祖叔祖之稱乃從己之祖考所定亦必用下推之法方可加之若用上推之法則未明於我相距幾世而加以伯仲之稱於文法不相當也今徐氏宗譜元稱世次皆用上推之法則譜例之當然者也然於幾世之下必從主修之人溯其祖所自出而加伯祖叔祖之稱毋論古無其法卽用今例亦覺以上推之世次而用下推之伯仲其語混淆使人不復辨爲何許語矣又有大不可者主修徐立綱去其始遷之祖爲十六世是上推而下之第九世乃立綱所生之八

世祖也敘先代之行事如高曾祖考文法當表著者則表著之文法所不當表著者則亦用上推之法與眾公之無不可也至六世以上雖爲己之所出必當一例用上推之法與他支無異文也今徐氏始遷祖之九世府同知希明於立綱爲八世祖而文則云綱九世祖司馬公是從立綱定稱而加九世之目將使觀者疑希明爲始遷之第八世矣不亦顛倒而錯亂乎蓋古人屬盡親斷本無族屬之外凡所謂親同姓者皆取先人生前歲次序列伯仲之理今聚族合祠事理與古人異生前相見既有兄弟之稱歿後追稱豈無伯叔之別故同姓伯父同姓叔祖之稱例由義起臨文不能概拘以古法也

惟修譜本爲家史體例自有一定豈得出入任情茫無成法歟彙觀近日南州諸譜於此等處多不畫一雖經名手裁訂亦往往不免故爲推本而究言之

側室二字見於左傳公族官也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庶孽以是得名故漢文帝自稱高皇帝側室子言是庶孽支派非指薄太后也後人卽爲小妻之名非也如以妻爲室人小妻便從側義則室人亦不盡爲妻也詩云室人交遍謫我妻一而已豈可謂之交遍故妾亦可稱室人不過室中之人而已無尊卑也如加側於室爲分別義則於古無聞必欲用之亦宜視其品秩稍崇以見古者卿置側室之意用爲文語可耳一概而施則小妻

統名爲妾庶於名義無所混淆而金石文字譜牒書法
今人不知行文律令好爲新異之稱亦其惑也

神堂神主議

封建之世宗廟宗法本乎世爵世祿無容議矣後世士
大夫宗廟制度見於顯慶開元政和諸禮及涑水紫陽
諸家所著與近代典例所頒雖同異互參大抵家自爲
廟同室異龕限自高曾祖考依次祧祔義雖近古而勢
不能通行晚近士夫非有大功卜居尙未能具唐塗序
塾之制今使家廟與比居相埒必不能之數也

聚族爲廟不計世數不用祧毀不以品秩分別崇卑總
題某姓家廟不知始於何代吾鄉大姓始祖著族多自

宋元之閒傳世或至二三十葉其閒名輩繩聯無闕則意此制已起於宋元時而載籍未有明文故一切規儀家自爲制而不相侔也宋元以來禮家所議皆祧毀之親廟而風俗所行乃合族之公祠言者如彼而行者如此無怪議祠廟者無所取折衷也

今人營宅艱難勢不能具家廟則於正寢北楣板置小閣梯升祖考木主名曰神堂閣小僅足容主歲時祭祀或從神堂出主位於正寢子孫就寢張筵禮拜祀畢仍納主於神堂其世次止及近親有似古人所爲家廟特不限定高曾祖考四世又無祧舊祔新之法大約神堂狹小木主至不能容或改寫總牌或遷祔宗祠亦家自

爲制於古無所準也但神堂雖不得爲家廟而兄弟子孫分門別戶卽各有神堂制度雖不如宗祠之完而意義則視宗祠爲親近矣故木主有函中以詳其諱行生卒有粉面以書其官階奉祀一如古人制者則供奉於神堂而宗祠之中合族神位皆在則但書官階字行奉祀而不詳名諱生卒雖非一定制度而南州聚族鉅姓大抵皆如是也

或疑合族公祠不計祧毀子孫至於上祀三二十世於禮爲僭此說非也古者廟有定制皆依爵秩喪用死者之儀祭從生者之祿牲牢器皿各有所宜毫髮不可假借所謂祭也庶人無爵其祀先也於寢不於廟可薦不

可祭其分別如是嚴也後世公卿而下無能世爵祿者近代合族公祠傳世久遠其中頗有卿大夫士準古得立廟者子孫貧富顯晦不可預必亦竟不能備其廟制同列昭穆之班姓牢無別貴賤不分正是古人所謂薦而不祭且以神主繁多祭筵有數公同張設不復支分所享亦有限也殆比古者去祧爲鬼稍有依附而已非如古人之廟祭也於禮不及古制不爲僭矣若謂神主有增無減久將勢不能容則儘其力所及者爲之至於無可如何自有窮變通久之法又存乎其人也

祠廟古今異宜題主亦當公私異制今神堂木主已與古人離合參半宗祠神位又無一定章程是不可以不

亟議也古人木主之制內函注其名諱生卒粉面書其官階奉祀蓋名諱生卒一定不易者也注於內函備稽考也官階當備封贈改題奉祀當備升祔改稱古者私親四世至五世而遞祧祧則曾祖木主改稱高祖奉祀曾孫改稱元孫祖考以次遞改至新祔之主乃稱考妣奉祀乃稱孝男皆從主祭者稱也書於粉面備拭去舊文更新題也今則親喪而置木主內函粉面之制雖具而所書官階惟以當時爲定後雖封贈有加仍不改題奉祀之名易世而後亦不追改以至其人已爲高曾祖考而其名尙列於哀子孝孫習俗相沿恬不爲怪名爲仿古而題款不符所謂離合參半者也至於公祠神位遠祖越數百年木主久亡多出後人追題故書世數行輩而略其名諱生卒

近世多出子孫自製僅照木主粉面書其官階奉祀而略於世數行輩故一堂之中神位林立上云一世二世下云顯考祖考紛然雜亂中間年代久遠昭穆失次子孫故絕上無世數可推下無後裔可訪則遂不知爲何人矣語云名不正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題款不合於法而至於宗祠神主不知爲何人可謂事不成之甚者矣能不急定章程爲後法歟

宗祧世數有上推下推之別如高祖之父爲六世祖再上爲七世八世此自下推之而至於上也始祖別族爲第一世其子爲第二世孫第三世此自上推之至於下也下推之例隨人更易止可就一人私稱從其身之所

距雖至始祖謂之幾十幾世可也易一人則易一稱矣
上推之例一定不易不論何人但從始祖順敘而下皆
可通稱幾世祖考其道然也故下推之例本於私親廟
制由親而疏由近而遠之義也上推之例本於世系譜
牒由合而分由幹而支之義也古者各有所取故兩說
並行而不相背今世從宜從俗亦宜兩得其道下推之
例本私親廟者今之神堂木主宜之上推之制本世系
譜者今之合族公祠宜之

合族公祠於古無考於今實不可無禮之以義起者也
題主用譜牒例於古無考於今實不可易亦禮之以義
起者也蓋既爲合族公祠卽當從公著例不得仍以各

門子孫自稱其私親也況私稱自有神堂木主公祠神位亦應與神堂木主有別是以約定書法凡入公祠神堂位槩用行輩字號爲主而不書祖考顯考之私稱與奉祀之名且示公義私恩各有所取亦斟酌事理之得中者也

古之譜牒掌於官而今則家自爲書古人婚娶生子必告今則遠近多不相聞古者依譜牒而議廟制今則待宗廟而議譜牒時異勢殊不能一律者也吾宗譜牒百年未修今則如大車之不可將矣竊意宜乘修輯宗祠改題神位加意詢訪盡其力所及者而缺其所不可知者詳悉書之他日有志於修譜者但閱宗祠神位思過

半矣蓋神位非如木主之有內函考妣皆合於一稱謂止有字行世數又無奉祀之名制視木主為略其體如

是也然兩面皆用油粉正面既略具矣至於祖考名諱

及配氏出處生卒年月窆葬方向歷任官階即木主亦止存末了

之官與最大之階無歷任之詳也舉貢科名亦詳及諸子嫡庶所出即木主亦無此分析

女適何族何人詳悉書於背面略如碑版之有碑陰此

均比木主內函反加詳備蓋為久遠修譜之用疑則闕之且將神牌背面書法明揭

條款刊一板式懸掛寢堂俾後人送主入祠皆照此式

則日後修譜如取宮中而用之矣

祖先曾經入譜者其神牌背面似可從略但吾族家譜

自添十九府君以下均無生卒年月及享年若干歲字

此前人修輯之疏至今無能補矣惟宗祠祭簿先世有生諱月日可考者取簿詳核而補書其陰又如譜載先世有傳誌狀述諸文其中或有生卒年月日者望諸宗賢取老譜檢閱一過亦有必可補者如秦藩殉節之赤崖公傳稱殉日爲崇禎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年六十六

生日無考則缺

配兩陳氏

無生卒可考則缺

葬傅山南麓之師古墩自

可據傳補其缺也再取諸門木主有可稽者亦補書之至於無可如何然後闕疑可耳

報本追遠情雖無窮生積日繁義亦須有限制古人廟有祧毀非爲情愬正緣勢有所難也今之宗祠薦而不祭合而不分故無祧毀然生齒日繁古人尙慮井田必

至不足況木主日積日多不比生人尙有乘除雖曰窮變通久存乎其人然亦有情義皆無所取此時不可不核議者吾章自添十九公一傳仲六府君長支無後曾字三支皆出仲七府君當日未爲仲六府君立繼歲月久遠無由知其詳矣然以窆葬考之仲六府君窆於十九公左仲七府君窆於十九公右號稱擔山六穴無厚薄也以祠廟考之三曾旣分爲三大族矣三族之祠中奉添十九公左奉仲六府君右奉仲七府君三祠所奉如一惟於仲六府君神位書二世伯祖考妣與仲七府君均列二世其三宅分支之祖曾五曾七與我曾十府君皆稱爲三世祖

曾五府君長房自應承添仲二世而稱三世曾七與我曾十府君爲分支

祖當稱一世也

而牲牢禮節初無厚薄至今五六百年仲六府君無後而享祀與始祖添十九公不異勝於有後者矣竊意仲七府君友愛仲六府君不欲分析恐子孫有歧視歟抑仲六府君慈撫三從子皆如己子而三曾府君兄弟亦遂不忍分歟然此非常情所例亦不可爲後人之法也但立繼之道或樹有功德或富有家資自當按其昭穆推其應繼愛繼而爲之後仍著明於譜牒無可議矣如無是數者而故絕無後卽是絕嗣失祀之人人至絕嗣失祀乃是自罹天罰人事之無如何也宗祠遠祖不祧猶有取義而絕嗣無後之主夾雜其閒無所升降不特義無分別抑且勢益難容是不可不熟議也吾

鄉大族宗祠亦有別擇之法或藏主於夾室惟清明與中元歲暮得祀而分至令節無與或別爲旁親祠而減其品物儀文蓋推一本之誼而不忍竟廢置也但此時宗祠無夾室及他隙地可祀旁親擬各房所制龕內多分出一架格姑以無祀之主另置一格以他日有展拓處再議別祀何如又歷代祖先及各房有子孫者今此神位已合書考妣於一牌所以省約牌座欲使龕有餘地便經久也其無祀之主自可擇昭穆相當支系相屬詳其系派所出便於登譜繕錄多位合爲一牌似亦清理龕座之一端也此條雖據理而言然事關更變舊規不敢自主願宗長宗賢共定其可否也

子孫故絕之主如有遺產曾經捐入宗祠或捐入各房
小宗值祭至今有人承歲祀者是雖絕嗣未至失祀未
便遽將其主別出應令承祀小宗開明捐產緣由及承
祀房分詳書粉牌背面仿仲六府君例仍與有子孫者
一體安設他日修譜亦照此登譜至男子忠孝婦女節
烈不幸無後人者無論有無專祠宗祠之中不得議撤
其主以崇德也清班至翰林京官至四品外官至三品
武職至二品皆實受者旁支馳封及空捐職銜者不算雖無後人亦不
撤位以尊爵也蓋古人議祧有功德者不毀此封建之
廟制然耳今宗祠統合全族其中賢貴功力之殊雖在
一家之內亦不可有所表異也

世系之編以字號未知所始然觀吾鄉大家譜乘大率宋元之閒皆已有之此雖不見於古然實本古人分族命氏之遺蓋上溯祖宗下治子孫非是不易明也但天子賜姓諸侯命氏其制自上而下故世系莫於小史而族氏亦掌於列國史官其命氏者或以官以諡以邑皆爲卿士大夫之流而齊民不與所謂貴貴之道然也封建旣罷爵祿不復世及則別族命氏之制自無所施氏族別於本姓則支系繁而譜牒不易於識別故編字號以代氏族之支分亦勢之所不容已故曰事不見於古而意實本於古也吾章氏全城百代之歌不知何時所定然由太傅公上追一世意卽練夫人所定歟家譜不

載而族姓盛傳往在京師見章姓有福建江西江南諸籍貫者詢其支系皆曰太傅公裔而敘其行輩多能誦百代歌故一問而知其尊卑世次則此非道墟所私傳矣道墟始祖添字行於太傅公爲十三世孫百代歌之第十四字也前此由浦城而山陰再徙而籍道墟歷數百年而字行不變其風質也後世由添字至仲曾元四世仍百代歌五世以下依百代歌應爲復秀昇顯者我曾十公前宅支系改爲仁義禮智行矣六世而西宅改爲舉珉字行七世而後宅改爲倫良字行其後各自改易或至從祖弟兄不同字行至今卽墟里相見詢以字行有不知於百代之歌所當何字者矣竊意當日改易

字行必因同輩人數漸多或至千百以上悉於一字推行必至繁重難勝再或分居異籍音問不通其人生列兄弟輩行不知所直第幾難以遙定因近取同父同祖或同高曾行齒可比數者自爲字號亦出不得已也旣已各自爲字而不相侔則遠族無由統合而當日百代之歌爲虛設矣夫勢窮必有所變百代之歌能使三江八閩素不知識之宗一問而知行輩其名自不可廢而門戶區分自編字行又勢出不得不然則計折中之道莫如以分編之字合於統同之百代歌兩字並行可以公私並濟而不相妨窒譬於古人宗法百代之歌擬於大宗百世不變而分門別編字行擬於小宗五世而遷

諸族之敘同姓必由大宗而始莫其世系亦師古而得其變通者也

私編官號亦不必限定五世不過事理相近取以爲譬

諸宗人其商

權之

我曾十府君以下分爲前宅曾十府君之孫仁一府君以下於百代歌爲復秀昇顯等字而前人以仁義禮智改其字行則仁一府君當稱復仁一府君義二府君當稱秀義二府君禮稱昇禮智稱顯智以此類推西宅之改秀爲舉當稱秀舉後宅之改昇爲倫當稱昇倫其他皆當準此則近既可紀伯仲行輩之序遠族又可明昭穆尊卑之階衍族雖至千百秩然而不亂也前宅別衍字行至第十三世爲我高祖以謹字行十八者爲前修

譜時所定第十四世以下未有別衍字行於百代歌當爲亮錦賢成等字京師族人敘其支譜有卽以亮錦等字衍其派者於義未安蓋百字編行全城以下所通傳也亮字已去全城二十五世天下章族之應以亮字行者當不下數千人旣不能通計合編而區區不滿十戶之小宗乃取通行百世之大宗字樣儼爲亮一亮二之稱則天下之可稱亮一亮二者亦不知當重複幾百倍矣古人於大宗之外必立小宗正爲子孫繁衍非分氏別族不可奠系世也小宗止於五服五服上推至於高祖下推至於元孫則九世矣今演小宗字行當始高祖而高祖已入舊譜編謹字行是以演派由我曾祖輩行

爲始也敬擬忠孝傳家詩書達性八字上接高祖謹字
行爲九輩我曾祖行爲亮忠祖行爲錦孝父行爲賢傳
兄弟行爲成家子行爲華詩孫行爲表書曾孫行爲眞
達元孫行爲儀性凡我曾祖子正府君以下依此爲輩
行焉非有必不得已之故幸無遽改也

來修譜
不難矣

宗人有似此者
亦酌仿此則將

節鈔王知州雲龍記略

諸城王鳳文以知名士爲循良吏乾隆丁未冬授雲龍
知州與予別於保定癸丑秋乃以使事入都訪余於武
昌客館出其所著雲龍記往四篇示予予愛其文簡明
得史法因節鈔其副以存諸笥備他日史氏徵焉字句

與王本多不盡同而事實無稍去取所以爲節鈔也

王鳳文自序曰州志創於明天啟聞知州黔人周憲章

成於我朝雍正閒知州三韓陳希芳詳且備矣然溯

始不及元以上以其荒裔未通中國也余訪曹吏吏進

一冊曰雲龍野史無作者姓名段落不成篇幅語雜俚

俗字畫訛謬難以究詰然自明初及我朝康熙四十

六年記段保子孫世職略具編年閒有州志不及載者

至故明桂王據滇吳逆僭號時段氏世職升降不足爲

法則姑存以備考訂

今此本未見蓋王君初已刪之予囑其存以備考王以爲然而改其

序也其紀明以前所擬世代始周末訖元已千六百餘年

則此地洪荒初闢未通於漢並未通於蒙詔之人與事

也州境入中國版圖肇自明季我國家教養百餘年
禮陶樂淑殆遍窮陬前此區別如天淵矣然有境卽有
人有人卽有長其能雄視一方爲眾推服者豈盡勢力
所能懾哉其孝義貞烈之性不學而得於天者必有所
恃以爲之固於以知秉彝降衷之良無不同也左國所
載馬班所傳外裔之事詳矣當日必有專篇記錄今可
倣也爰就文刪其繁蕪移其章段聯其篇幅文其字句
分爲四篇名曰記往以示大輅權輿之意旣而訪之州
人始知作者爲董善慶康熙四十九年歲貢生也世居
三七村讀書好古此其得之故老傳聞隨紀筆者因并
誌其名乾隆辛亥夏四月

雲龍記第一

雲龍州古雲龍甸也其名得於瀾滄江蒙詔時四瀆之一或曰江上夜覆雲露晨則漸升如龍或曰大理人有懼罪逃江濱者事緩乃出詰所匿曰雲濃處也後稱雲龍甸附鄧浪詔境洪荒無稽雲龍之名自蒙氏始瀾滄江入州境由北而南起苗委經趕馬撒至浪宋下至苗寨再南則兩山夾江無居人至順寧界山漸開拓有村落自苗委至苗寨江行一百十七里夾江山腳多險隘闊者才二里許始無田深箐叢雜野夷星居遷徙無常夷有三種獯夷十七阿猖十二蒲蠻十一地廣人稀每一山五六家或七八家多不過十餘家亦不屯聚人家

廬舍相去百步或半里許人死則以生所用物資尸焚野燬廬他徙男女婚無媒得自擇不計同族尊卑淫者妻必告夫夫鳴於酋長酋長索其物百與眾瓜分其物不計良窳鉅細牛雞同算以足百爲準不足則殺之故俗少淫酋長名曰頭人凡一山所居或十餘家有膂力善射能走者卽自爲之不相統屬無官職亦無賦役不知歲月耕種皆視花鳥梅花歲一開以紀年野靛花十二年一開以紀星次竹花六十年一開以紀甲子名杜鵑花爲催工開則宜耕獮夷興自阿苗計其世當東周之末十一月梅開賀新年疑周正也及明初段保爲長始教人識字如借貸書契必曰限至某花開時或曰限

至某鳥鳴時其舊俗也

擺夷傳第二

擺夷有女力舉百斤走射絕人年二十不嫁父母詰之

曰懼生兒為累曰無後奈何曰曷來

華言菩薩

豈有子耶竟

獨處人稱之為結媽

華言獨女

又有男子不昏曰葵弄

華言畜牲

感慾有時人何為無恥人問其時曰我又安知其時亦

竟不娶人稱之為固固

華言光棍漢

固固病且死結媽聞而

往氣絕撫之慟哭父責之曰非爾夫也女曰世閒豈有

此男子哉願與同死父斥其不知恥女含淚歸自是遂

孕期而生子或詰子父結媽不能自明飲毒死父育其

子名阿苗阿苗長膂力走射如其母夷眾推為頭人於

是諸山頭人皆來歸聽命規模駸啟今下塢村之鵝毛山其立寨處鵝毛者阿苗語訛也先是番族無姓氏莫辨伯叔阿苗生四子以父名爲姓別支派長苗難次苗丹次苗委次苗跖四子俱善射走如其父番類漸繁阿苗令四子分治其地今下塢苗難坪又苗丹村苗委村苗寨村皆卽當日所治以名其地寨卽跖語訛也四子分占江之上下以布阿苗德威番眾咸服稱曰四方天王自有番長以來於斯爲盛阿苗沒四子不相能番眾解體惟苗丹能服諸番出諸兄弟上遂統其眾而夷酋有阿奔者年十五六凶桀不受約束據牛山牛山在今下塢剽劫苗丹計捕阿奔出所掠夷女歸其父母重捶阿奔幾

斃沒其貨百件阿奔不敢復出恨苗丹次骨苗丹子五人曰丹戛丹梯丹烏丹鄧丹講亦分治五處今之村名丹戛丹梯丹塢者亦以人名其地丹鄧訛湯鄧丹講訛湯講也苗丹女三姐慕結媽之奇誓不嫁苗丹亦令分治為今三七村七者姐之訛也阿奔漸長欲報仇不得閒及苗丹老五子散處密約其黨生擒苗丹五子聞變皆赴父難殲於阿奔夷人哀之歲時致祭號曰五方甸主丹戛有子戛登生十二年阿奔之難憤欲尋仇三姐泣止之曰我家祇汝汝宜自保仇人我自圖之戛登泣走叢林中三姐遣人往說阿奔曰阿苴華言遣問兔莫華言指兄大哥丹男子相仇於女無與惟管人指兄來時身攜白螺

白螺海螺也飾刀若還阿苴則請爲兄弟矣阿奔喜曰
之物夷人以爲寶阿苴欲嫁我乎使復之曰阿苴意也但有前誓不可明
媒免莫誠能屏人潛來宵會惟免莫所欲阿奔妻妾妬
聞之益喜其日三姐召曼登語曰我今日棄命復仇爾
勉爲人繼祖父業勿我念也曼登哭去日暮阿奔果潛
至三姐艷飾歡迎閤門延入臥室三姐鍵其門火起阿
奔不得出三姐持刀守門火盡阿奔爲灰三姐亦焦爛
見阿奔死遂仆於溝亦斃眾酋長聞阿奔死俱相慶遂
徙其寨曼登悲三姐之死歲時祭於溝夷民至今不廢
凡溝渠咸祀之號曰隨溝神龍曼登年長復爲總酋長
且有壽人問其年曰吾見竹花三開矣曼登傳十餘世

皆爲總酋長至屏喇威名愈盛當後漢諸葛丞相南征
孟獲自白巖敗歸殘兵迷路至此值梅花初開眾夷賀
新年其兵語以漢人姓氏屏喇效之以喇爲姓夷人亦
各自爲姓矣屏喇傳四五世至喇烏嗜酒色有祝洞妻
美殺而奪之洞弟祝美糾各酋襲殺喇烏焚其居盡滅
其族阿苗乃絕

贊曰天地之初託於化生不夫之孕伊古有之其說不
盡誣也固固旣死結媽慟哭傾心感而獲孕其事甚奇
而理有不可誣者苗丹五子殉難愚孝可哀幸有智勇
之女發憤復仇溝神之祭宜其徧境中以至今也

阿狷傳第三

祝美者阿狷種也喇烏滅獯夷之種或死或逃惟阿狷
蒲蠻二種各立酋長不相屬阿狷中有獯作者居今松
牧村號象山酋長諸夷離散推象山獨盛一阿狷鱖而

有子曰猛仰因獵誤射斃人獯作捕治令以數羊贖罪

猛仰往求一老婦願鬻身買羊以贖其父婦曰吾聊毛

耳

華言寡婦

作作且難

作作華言飲食

猛仰痛哭老婦亦爲淚下出

見門外石化爲羊婦喜令仰驅以贖父次日羊自逸回

復化爲石

今地名石羊講

獯作奇之以女妻仰撫爲己子仰長

力可倒牛射中刀齒夷眾服之威名日盛猛仰傳五六

世至猛臘有女名奴六牧山上戲累石塔高七尺餘數

年欵左數年復欵右推之不倒人皆奇之至明季建寺

志家目爲八景之一曰塔影復圓者卽此是時蒲蠻有底弄者長蛇山與猛臘有隙襲而殺之盡滅其族獨奴六得脫嫁夷民早姓底弄勢壓諸酋奪劫所畜眾酋不能敵奴六嫁年餘底弄見其美謀奪之夜潛詣早時奴六孕及期暗中見一虎入門疑不敢前久之無所聞乃排闥入早逃劫奴六回奴六至底弄寨夕隱利刃誘底弄刺之衣厚不得透奴六踰垣逃底弄裹傷追之不及而返奴六與夫會避深潭中是夜奴六生子次日底弄尋奴六夫妻不得焚其居遣人四出搜之夫因妻產飢甚出射禽爲底弄搜得並獲奴六俱鬻磔之方奴六被擒時棄于空樹腹中次日早有妹來訪聞澤畔嗥聲知

爲兄子抱歸乳之名曰早慨慨稍長有知識問其姑曰
人皆有父母我何獨無姑告以故慨慟哭當是時慨年
十二齡力能搏虎走可追禽能上直木與人較弩射懸
海肥中其心植刀中其刃一日見底弄過山岡其子在
後概出不意殺其子底弄聞聲回與慨敵慨年幼不能
敵走入林中底弄追之將及遇一叟授騾命速騎去慨
跨而走底弄愈怒追之似近而終不可得窮日之力竟
徒手歸慨遇一老婦問此何處曰鹿山也在江頭隔跽
山六七里
汝宜速回此時底弄諒投人邨矣言畢不見慨驚喜仍
騎騾回騾迅如風夜未半已抵家方釋騎騾化爲石慨
拜之曰天賜也其石在丹戛夷人至今祭之慨不敢家

居出宿林中次早知底弄未回約附近酋長率眾攻其

寨盡殺其家並附近黨惡焚其居復率眾邀底弄於吼

湯坡在今止干村界內候三日底弄方回戰不利斜走山脚奔

其寨見寨毀家亡仰天痛哭口流血刀弩落地慨率眾

追及殘殺之夷眾悅服咸推慨為眾酋長慨掘地得鐵

印夷眾益畏服以為天授前此酋長任自立至慨定以

鐵印券無券不得擅立又定酋長以長子繼又能占揲

其法用著三十三莖凡九揲以通其變以卜吉凶夷人

服其神明呼為阿彌阿彌者華言天人也寨立牛山今下

塢今漕其雪山馬山今浪宋鹿山鵝山今卯山風山今

等處各夷皆拱服聽其擇立酋長歲貢物產以為常慨傳

十餘世其地愈拓其民愈眾金齒

今永昌府

爨國

今大理府

皆通

商賈時諸山未知開田樹木叢雜多產蘆子夷人不識

行商採之獲利客商益眾又四五世至早疆大理王段

氏遣人撫之疆降受其誥命歲有常貢往來商賈有流

落為民者教夷人開田有喇魯習其法於是始有田畝

積歲屢豐自臣爨

即大理

王始知歲月以十二月為歲首

又傳十餘世至早麻有二子曰奇曰仰麻命奇為後分

仰治鹿山

今早牙村即仰所居

麻死仰毒斃其兄而已襲焉諸夷

不服然猶傳四五世至褒情不理事用客民李貫章段

保二人代治二人迭使大理不負任使褒夫妻及諸夷

人俱愛之褒以長女妻貫章使分治蛇山

今舊州貫章村

以次

女妻保使之同居不二年保妻死保欲辭歸褒哀留待之益厚保感恩復治事貫章欲謀早氏之職與妻謀共攜五歲兒省褒夫妻褒夫妻愛憐外孫特甚其鐵印素置臥室中兒受其母囑尋得鐵印不釋手其母偽奪出則哭不止褒夫妻益愛此兒聽其持弄不復顧轉瞬失之貫章故斥責其子褒妻曰一物耳失則失矣何爲責我孫褒懦亦不復言貫章夫婦攜兒去保知之勸褒殺貫章褒妻駭然反斥保貫章得鐵印向樊王受襲陰殺褒全家而早氏滅

贊曰奴六貞烈惜以產子殉夫難然戲作塔名至今不朽亦足以慰其志矣早慨甫孺子知詢父母慟哭報仇

天性然也石驪神啟遂得雄長一方傳世三十雖氣運
所鍾其以孝得天者非無自也早褻昏庸牽溺妻女之
愛以亡其族固曰天之所廢亦自取之矣

段保世職傳第四

段保四川邛州威遠縣人少隨父流寓雲龍與李貫章
同佐早氏貫章巧詐夷人稱之謂神保正直和厚夷人
因號爲佛早氏滅保欲復讐而勢不敵貫章亦忌保欲
殺之保富有數萬金散於各頭目自攜餘貲回里保去
貫章益橫戮早氏裔幾盡夷人寒心當是時值元末明
初海牙據雲南段氏據大理保在途聞傳有德沐英已
破雲南移兵向大理保乃返招集夷兵四十餘人投沐

英隨攻大理大理破卽入雲龍貫章氏已爲諸夷所滅
聞保至迎而服之保欲立早氏後而無其人夷眾亦推
保乃治事立寨蛇山始有衣冠用書記教人識字雪山
鹿山卯山風山及窮谷之夷皆來貢物保令從征之士
分理之籍夷民數獻之英夷始通於漢大理諸部賦役
繁重避而來者日益眾乃開田科糧比於編縣英以聞
於朝明太祖勅賜保雲龍州掌印土知州子世襲先是
保事衰時夷眾驚傳有戎妝者乘白馬張黃蓋從者數
十人過其境褒異之令保迎候問所詣其人馬上鞠躬
曰將朝新天子異日當與子共治此地也言畢倏不見
得職後值明洪武十六年普顏篤據佛光寨叛傳有德

檄保征之保率夷兵千人與賊戰不克忽見前所遇言
朝新天子者率騎兵三百餘人來救保乘勢追殺擒普
顏篤勦平其寨保感謝且問所居其人曰我在雞足山
言畢而隱後保至雞足山訪土人曰此山有雞足皇帝
爲神保詣祭歸遂繪其象爲雲龍主神人有疾禱則愈
至今士民祀之二十六年保卒三十年子海襲時田畝
日開客商日益夷人不善計算客商侵利夷日困或死
或遷客民多夷漸少矣建文四年海齎勅赴都朝賀永
樂十年編夷民冊繪地理圖獻之賜誥命授奉訓大夫
世襲土知州封贈父母威名益盛十六年海卒十九年
子亨襲海沒時亨年少夷民未服襲三年旋卒子榮方

襁褓無理事者宣德十年設流官巡檢司代理能治民不能治夷夷多事劫掠榮漸長知識異人延文士教讀境內始有書籍二十一年榮始承襲正統元年以榮能治諸夷頒賜土知州印段氏復盛十三年榮卒天順八年子銘襲銘又不能理事巡檢司有申文必往土衙請印銘母嫌請印者禮待煩瑣以印付巡檢及銘長自理事而巡檢已易人銘索印巡檢以前官交不許銘劫奪去巡檢以搶劫上聞遂奪段氏世職並裁巡檢官成化五年設提舉司是時夷民不服各自散亂雖土官禡職而夷人仍聽役使提舉廉得其情請仍復土官及銘卒成化二十一年銘子鴻始承襲宏治十七年鴻卒正德

十年子懷金襲嘉靖三年懷金卒七年子良弼襲十五年良弼卒子耀尙幼弟文顯於是年遂襲耀漸長欲殺文顯文顯亦忌耀欲殺之耀素得民雖未得襲夷人待耀如文顯兩處供役亦稱耀爲主三十五年文顯卒耀率夷類獯獯五百餘人抄其家盡殺文顯妻子文顯舍目段早邦預聞其謀攜文顯幼子綬夜渡江逃耀以殺叔父家屬並劫掠民間提舉司申報上官檄各土司擒之盡誅其黨赦耀革土知州降爲定西嶺巡檢耀至鳳峪飲毒死自段氏除世職夷民無統屬劫殺屢聞時糧賦已有定額五井之人多置田畝於江外嗜囉哨閒爲野賊出沒之場道路梗塞時熟不能收租州人患之四

十年早邦攜綬自鄧川州來五井哭訴衿士頭人求保承襲立約後有盜綬甘坐罪五井人憐之又利其能弭盜公懇提舉提舉爲轉申得旨綬復襲職綬設立各哨防守賊盜悉平時蒲蠻居東山今蒲甸村蒲賊雙日音迫於土役糾蒲夷五十餘人將殺土官夜渡江屯蛇山綬傳附近頭人精壯者二十餘人直破其屯曰音眾逃至江濱舟小不容十人其餘爭渡手扳舟舟將沈舟中人斫其手盡墮江次日綬率眾圍搜蒲蠻盡獲之沈於江蒲種絕萬曆二十五年綬卒子嘉龍二十七年襲有段嘉鳳者自稱良弼後宜襲職值綬卒糾夷人倡叛自號新主以何天恩爲都督喇獵爲總管自漕澗入趕馬撒出

松牧哨聚夷兵千人土官嘉龍逃避天恩率兵破五井
復攻永昌敗歸守江口沐國公檄浪穹土知縣徐司明
率各土司征之嘉鳳平二十七年裁提舉司立州設學
仍令嘉龍管理夷民四十三年段進忠進義進孝糾夷
民殺土官嘉龍其子綵告於各土司擒之解官梟示天
啟元年設州學衙築城於三七流官知州周憲章未及
一年移州治於雒馬井四年綵承襲後爲沐國公杖斃
子德壽襲入我朝康熙三十八年德壽卒子元臣亦
卒姪元相襲元相嘉龍次子繡孫也

贊曰忠義之報不限於華裔也段保不忘早氏宜其得
世職邀神祐也子孫屢盛屢衰朝廷爲設巡檢設提舉

後又設流官知州然歷今已四百餘年我朝微功必錄其宗派雖已降為庶民其支庶尚襲老窩六庫兩土千總各治地五六十里祀其祖宗長夷民孰非忠義之遺澤哉

章氏遺書卷二十三終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四

湖北通志檢存稿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爲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乾隆五十三年秋臣沅恭承 恩命總督湖北湖南軍
務是時荊州大水圯城田廬被溺 聖天子宵旰憂勤
詔發帑二百萬金重臣持節蒞事臣沅仰體 德意兢
率百僚奔走以集鉅役罔敢不共逾年民氣漸蘇歲比
登稔於是湖北所部十一府州如蒙再造官司稍暇相
與講求治理而治要莫備於書因取通志觀之則雍正
十一年前總督臣邁柱前巡撫湖北臣德齡前巡撫湖

南臣趙宏恩所修湖廣志也載兼南北二部時越六十餘年猥并失次闕略未完難以備一方之文獻而湖南分部已有前撫臣某所修通志去今未久猶可觀覽獨湖北仍用雍正全志分部之書編次猶闕爰與先後巡撫臣惠齡臣福寧提督學政臣查榮臣初彭齡等率司道諸臣創修湖北通志延訪明識之士授之載筆臣等亦時從商推其間凡再逾年而始得卒業臣謹以臣愚所見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謹按湖北今部十一府州蓋分湖廣之半 聖祖皇帝康熙三年制也漢爲南郡江夏三國魏吳各置荊州六朝五季南北之衝宋之荆湖北路元之湖廣江南行省以訖前明湖廣布政使司古

今幅幘廣狹分合不同不可具論然武昌東扼三吳荆
州西接兩川襄陽北控宛洛昔人所稱爲水陸三要已
隱然若爲今日湖北專部所畫規方千有餘里豈漫然
哉其山川物產風俗人文與夫政教所施經要所重具
次於斯志者披文可省臣無以贅爲也惟念方志爲外
史所領義備 國史取裁猶春秋之必資百國寶書也
而世儒誤爲地理圖經或等例於纂輯比類失其義矣
書曰政貴有恆辭尙體要政必綱紀分明而後可以爲
治辭必經緯條析而後可以立言臣按周官外史掌四
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是一方之全書也司會掌
其書契版圖注謂戶籍土地形象斯乃地理圖經類爾

古人截分官守而世儒乃於一方全書輒以地理圖經視之非其質矣臣又按周官小行人出使四方反命於王則以萬民利害及禮俗政教之類各爲一書名爲五物以獻於王乃知輶軒采風所取四方之事亦必分別爲書以歸識職而後內史外史小史之屬得昭典守於專官也方志諸家不知政有專司書有專指而取胥吏案牘辭人雜纂月露浮文米鹽碎事繁猥填并混合一編以爲方志而登柱下非人臣恪共率職奉有恆之政而具體要之辭以稱任使之義也伏惟 皇上稽古右文闡經裁史以明政學蓋堯舜之執中而爲尼山之筆削千古所僅覲矣 國史而外三通四庫諸籍各有流

別班分部次有交益而無互紊所謂各從其識職也然徵文攷獻取於四方家集私書苟有可觀無不采錄而方志一家則自統志略登一二此外不聞更取其書爲典據者豈不以編摩未得其理其言不盡雅馴故邪臣愚以爲志者識也典雅有則欲其可以誦而識也周官所謂四方之志邦國之志今不得而見矣春秋左氏所引周志軍志諸文皆爲卿士大夫誦說以爲典則是可以識古人之作志矣今參取古今史志例義翦截浮辭稟酌經要分紀表圖考略傳以爲通志七十三篇所以備史裁也臣又惟簿書案牘不入雅裁而府史所職周官不廢漢臣賈誼嘗謂古人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先儒

以謂深於官禮之言今曹司吏典之程錢穀甲兵之數志家詳之則嫌蕪穢略之又懼缺遺此則不知小行人之分別爲書法也今於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以爲掌故六門凡六十六篇所以昭典例也臣又惟兩漢而後學少專家而文人有集集者非經而有義解非史而有傳記非子而有論說無專門之長而有偶至之詣是以尙選輯焉志家往往選輯詩文爲藝文志不知藝文仿於漢臣班固乃羣籍之著錄而方志不知取法猥選詩文亦失古人分別之義今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之屬別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爲文徵所以俟采風也昔隋儒王通嘗謂古史有三詩書

與春秋也臣愚以謂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徵義本十五國風古者各有師授淵源各有官司典守後世浸失其旨故其爲書離合分併往往不倫然歷久推衍其法漸著故唐宋以來正史而外有會要會典以法官禮文鑑文類以仿風詩蓋不期而合於古也惟方志釐剔未清義例牽混猥駢失次難爲典則不足以備國史要刪臣忝爲舊史官仰惟皇上釐正羣書循名責實辨章識職以爲政教之經用是兢兢與從事諸臣丁寧往復勒爲三家之書以庶幾於行人五物之義他日柱下發藏未必無所取也至於畸說剩言采摭所餘雖無當於正裁頗有資於旁證志家附於

餘編閏位義亦未安今編考據軼事瑣語異聞別爲叢
談四卷所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稗官小說亦議政者
所參聽也附於三家之後不以累經要也如是區分庶
幾有倫脊矣抑臣尤有說焉書者政之紀也辭者事之
布也辭不可以無體要矣抑思文字識職本於官守有
常凡官此土者知書辭之不容紊亂失次而思大小職
事罔不修舉以無忝於有位庶幾仰答 聖天子教化
裁成之至意此則區區之衷願與諸臣共勉者也

通志凡例

一方紀載統緒紛繁文士英華鮮裨實用胥史簿牘不
入雅裁二者牽連糾葛不免畸重畸輕向來方志往往

受其累也今仿史裁而爲通志仿會典則例而爲掌故
仿文選文粹而爲文徵截分三部之書各立一家之學
庶體要旣得頭緒易清

志者識也簡明典雅欲其可以誦而識也刪繁去猥簡
帙不欲繁重簿書案牘之詳自有掌故專書各體詩文
自有文徵專書志則出古國史決擇去取自當師法史
裁不敢徇耳目玩好也

志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略五十三傳志爲國史
取裁而守土之吏承奉詔條所以布而施者如師儒
之奉聖經爲規爲律不容以稍忽焉故皇言冠全志
之首其前代詔誥則錄於文徵

紀載編年古史體也萬厯湖廣通志以爲國史事秘非
外志所敢擅書誠屬謹嚴之意然國家政教號令興革
施爲與夫年歲雨暘災祥蠲卹被於四方不盡爲史宥
之秘者自當比事而書況我朝列聖相承朝乾夕
惕勤求治理覃恩愷澤疊沛頻施實爲簡策紀載之
所未有自應與皇言相次敬謹恭紀爲全書之弁冕
史以紀事爲主紀事以編年爲主方志於紀事之體往
往缺而不備或主五行祥異或專沿革建置或稱兵事
或稱雜紀又或編次夾雜混入諸門之中不爲全書綱
領今取自漢以後凡當以年次者統合爲編年紀附於
皇朝編年紀後備一方之紀載

紀以編年爲名例仿綱目大書分注俾覽者先知古今瞭如指掌沿革溯至唐虞三代而編年之紀僅起於漢初者大書分注之體宜嫌避春秋也明人作志如顏木隨志陳士元灤志竟用公穀傳經之體自問自答以仿春秋則庸且妄矣

諸圖開方計里義取切實有用不爲華美之觀其營汛驛鋪里甲諸圖俱關政要而篇幅繁不可刪均入於掌故分隸六科

沿革建置旣詳於府縣考矣古人圖書并重則具沿革考者必兼沿革之圖古界今名披文而得其原委觀畫而洞其形勢二者缺一不可今取兩漢以訖元明每朝

所分州郡在今湖北境者分別朱墨二色朱標古界墨
劃今疆每朝各繪一圖俾考歷朝沿革者洞如觀火其
邊界交錯有古郡在今湖北境而屬縣在今江西河南
四川陝西者朱色標郡於墨界內而別隸縣於墨界外
有古郡在今江西河南四川陝西而屬縣在今湖北境
者朱色標郡於墨界外而收隸縣於墨界內刊板卽用
二色套印則圖經之設不爲華美虛文而考地理者無
遺憾矣

表取年經事緯封建與地理參稽則著援引書名於下
康熙通志職官止載監司以上而武職略之今文職自
知府爲止武職自參遊爲止依表排列其不可考者缺

之

府州縣志選舉載及捐銜貢監吏員等項通志不能遍及但表列進士舉人其辟舉特薦諸科亦并附之

方志人物爲正史列傳之遺而志爲史所取裁於法宜詳於史近來志家乃反刪節史傳誤仿地理類書摘取人物典故之例非史裁也但古人名在史傳本自昭彰原不藉方志表揚若一槩全鈔便成漫漶若一槩刪去又成缺典今將史傳彰著之人錄其本傳入於文徵本志不復重爲立傳但列其名爲人物表覽者自可互考而知

人物見於正史之外又有 大清一統志及舊通志與

府州縣志皆爲官修之書其人名不得擅爲棄取但事迹有關懲勸者詳列於傳其事跡無可詳者亦列於表以備詢訪

譜牒爲專門之學前史往往失傳歐陽唐書宰相系表創其例而不能善其法鄭樵通志氏族之篇存其義而不能廣其例蓋緣一代浩繁向無專門之書可爲憑藉故難爲也使方志預集一方之望族則史氏取爲要刪古人州郡中正之遺卽周官小史奠系之舊法也

譜牒自以科甲爲主其非科甲而仕宦京官至四品外官至三品武官至二品者亦列於表科甲寥寥止一二入者亦不列表須進士二人以上乃得譜列此就湖北

一省約言之也大省小省準是以爲寬約亦可備譜學矣

考乃書志之遺府縣一考專論建置沿革最爲全書根柢考訂不厭精詳旣著其說又列其表觀者一望瞭然至星土之說存其大槩以天道遠而人事邇也

山川古蹟陵墓皆府縣所領之地也城池壇廟祠宇皆其地所建也此則例詳府州縣志通志重複詳之失其體矣茲舉其大而略其瑣細各屬專志譬之垣墉自守詳於門內而不知門外通志譬之登高指揮明於形勢而略於間架理勢然也

食貨爲經國之要然錢穀簿錄雖猥繁而理不可忽則

掌故既詳之矣志考但擷總凡而參以奏疏論議俾覽者有以悉其利病得失乃稱史裁如欲核其名數自有掌故書矣

水利尤爲湖北要務隄垸閘壩工程欸項已備掌故於工科矣志考亦擷要領而參以疏議焉

藝文爲著錄之書唐宋史志嫌其太略若仿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各爲題跋考訂施於州縣之志可資博覽通志包羅旣富不可貪多失翦裁也今略仿漢隋二志稍增子注以備後人考核酌於詳略之間庶幾得當然類例恐有不全故不分部次而以時代爲先後云金石亦自專門之學然如歐趙諸家題跋考訂亦可施

於州縣志而難行於通志也然鄭樵通志金石之略不
分存逸與題款則太略矣今於逸者著其所出之書存
者著其年月官階名姓與其坐落而考訂之文則不冗
綴庶幾詳略得宜

方志名宦與鄉賢往往一例同編幾無賓主重輕之別
今於人物槩列爲傳而名宦則稱爲政略蓋人物包該
全體大行小善無所不收而名宦則僅取其政事之有
造於斯地耳雖有他善而無與斯地或間出旁文而非
其要義雖有不善而於斯地實有功德則亦不容遽泯
故不得以傳名而以政略爲名

名宦雖同而施設各異故分經濟循良捍禦師儒爲四

篇

人物爲諸史列傳之遺方志備史氏取裁法宜詳於史傳而方志諸家反節史傳卽史傳所無而新增者亦約取事略不爲傳體未免草率今略仿欽定八旂通志之例人物詳爲列傳其史傳所有者則列於人物表否則列傳重重相因簡帙不勝繁也

傳有記事記人之別記事出於左氏記人原於史遷然史遷龜策貨殖等傳亦間有記事卽其記人諸篇亦多以事例牽連不可分割首尾蓋春秋比事屬辭之舊法也自班范以後諸傳人各自爲首尾史傳由是益繁今諸傳雖爲人物而撰間有以事名篇與編年之紀相經

緯者雖似創法實本左氏之遺意也

人爲正史已具則列名於表矣事爲史鑑所已詳則但具編年之紀而不復爲傳惟遺書逸事尙有可與史鑑證同異者則專爲之傳無所參互固不復爲傳卽有其書可參而今未見者闕之以俟後補

記人之傳約略以類相次而不甚拘於時代同一類者仍以時代爲先後長篇專傳皆據所呈事迹擇可爲而爲之十一府州人才之眾自宜不止此數因呈送事迹簡略亦止從缺如局於勢也

鄭樵通志列傳止於隋代以唐書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復有同異其說良允惟鄭氏通志全爲史裁故應避

唐書方志爲一方之書體非全史且應備史筆刪要則
隸事自應更詳故於欽定明史列傳恭錄於文徵矣
其有遺文逸事出於鄉黨者仍錄於志以見外史加詳
之義惟是非枉直一稟欽定之史爲裁斷云
父兄子弟均有可傳者略仿南北史王謝諸傳之例合
爲一篇與族望表爲表裏焉
本朝大臣三品以上例得列傳於國史是非予奪悉
稟睿裁實非外志所能詳悉亦非外志所敢參預惟
存其歷官出處與行事之見於外方奏議之見於邸報
者約略存之且不敢妄爲位置妄加論斷以存謹嚴之
義

傳人略以類次不須明作標目忠孝文學仙釋藝術數
篇之外槩以名姓標題蓋人之行事難以一端而盡強
作標目則近於班氏之九品論人矣

志家之載人物多似類書典故全無史法然類例邵易
尋檢以其書體原不過以比類爲事也今用別裁義例
其人名之去取離合非如類書檔冊可以成法而拘觀
人物者恐其檢閱不易故立人物之表於本志有傳者
皆於表名之下注明列傳篇次新收人物不列表者表
後爲別錄以注之其有傳者亦取列傳篇次注於其下
觀者一望瞭然較俗下比類之書尤爲明皙

史傳之類見於人物之表矣其記事之傳則有同事之

人若皆取爲傳則無可成篇若沒而不書則有所闕略
今於傳後亦作人名別錄此則爲記事清其眉目非爲
其人合於記載與人物表後之別錄義不同科

人名別錄與人物表雖前人鮮作其實竊仿杜氏釋例
所謂世卿公子諸譜以備讀左氏者稽檢也古者似有
記人名氏之書班氏古今人表蓋有所本特不當強分
九品耳傳後別錄名氏則常璩華陽國志亦略見其端
爲史傳繁重不勝此例似可稍節省耳故參取之非敢
以私智爲穿鑿也

志家多載舊序亦不沒前人之義但志序本多蕪濫於
本書鮮所發明今倣前人自敘之義取舊志得失而論

次之其府州縣志之尤著者亦間及焉以爲終篇
徵材所積各以類次爲書其間畸零小說旁見軼聞或
考訂沿訛或傳聞遺事說鈴書肆織影餽卮志家多附
餘編閨位誠屬鉅細不遺之意然體裁各有識職書欲
成家先宜割愛史裁附以小說畢竟不倫今爲叢談一
書附於三書之後亦足慰旁搜別索之思矣然不與通
志掌故文徵同稱爲四書而附於三書之後者以三書
皆關經要叢談非其類也

志家例有流寓亦本地地理纂類名目事與名宦略同蓋
皆非本地人也然纂類自可備用撰志則須剪裁卽如
名宦已稱政略視列傳爲簡矣流寓止可用於府州縣

志通志不宜用也夫規方千里有餘古人轍迹往來何
可勝數故凡通志所收流寓如悉數覈之皆是挂一漏
百其勢有必然也今人物尙取詳今略古紀載已恐其
繁流寓不當贅入也

通志目錄

紀二

皇言紀第一

皇朝編年紀第二

附前代

圖三

方輿圖第一

沿革圖第二

水道圖第三

表五

職官表第一

封建表第二

選舉表第三

族望表第四

人物表第五

考六

府縣考第一

輿地考第二

食貨考第三

水利考第四

藝文考第五

金石考第六

政略四

經濟略第一

循績略第二

捍禦略第三

師儒略第四

傳五十三

序傳第一

正史補遺傳第二

褒祀鄉賢傳第三

宋陳規德安禦寇傳第四

開禧守襄陽傳第五

嘉定蕲難傳第六

傅王裴孫諸傳第七

張劉二王蕭曾梅尹傳第八

魯劉曹譚諸傳第九

鄧王丁呂諸傳第十

程戴裴龍諸傳第十一

薛朱郭劉諸傳第十二

陳燕蔣儲諸傳第十三

徐劉魏寇諸傳第十四

辜何熊蔡諸傳第十五

李宋黎王諸傳第十六

張蕭胡李諸傳第十七

王向彭傳諸傳第十八

漢陽胡氏黃陂陳氏傳第十九

黃岡王氏傳第二十

瞿九思郝敬傳第二十一

江陵張氏公安袁氏傳第二十二

黃安喻氏傳第二十三

蘄水周氏傳第二十四

李時珍尹賓商傳第二十五

孝感程氏傳第二十六

黃梅石氏傳第二十七

漢陽李氏天門胡氏應城盧氏傳第二十八

漢陽蕭氏傳第二十九

三耿二顧傳第三十

顧李盧雷陳傳第三十一

黃安吳氏傳第三十二

復社名士傳第三十三

明季寇難傳第三十四

賀逢聖邱瑜方岳貢傳第三十五

吳余熊沈胡崔傳第三十六

姚張屠葉傳第三十七

平流寇餘孽傳第三十八

平土寇傳第三十九

殄吳逆餘黨傳第四十

平夏逆傳第四十一

黃岡陳氏傳第四十二

顧天錫傳第四十三

劉湘燿傳第四十四

理學傳第四十五

文苑傳第四十六

忠義傳第四十七

內分二卷

孝友傳第四十八

內分二卷

義行傳第四十九

義僕附

藝術傳第五十

內分二十卷

列女傳第五十一

內分二卷

仙釋傳第五十二

內分二卷

前志傳第五十三

皇言紀贊

臣等謹案列聖訓典尊藏史成

皇上睿謨掌於綸閣

函三貫五誠非外史篇籍所得而窺至於敷告四方

宣揚德意彰善瘴惡以樹風聲勤求民隱用布休和

訓飭封疆作勵官守言無大小莫不本於至德深
仁周詳愷悉遐邇無遺實爲亘古策書之所未有斯則
守土之吏奉爲科律所以承宣布化與其僚采士民相
與敦勉激勸以幾於時雍之盛者也謹案周官御史掌
邦國都鄙萬民之治治者受法令焉外史掌達書名於
四方蓋同文共軌之盛五服九畿凡所記載莫不受成
法於內史鄭氏注四方之志若晉乘楚檮杌等則疑周
季列國□□□□□□□□方志首紀王章乃古外
史遺則惟湖北爲水□□□□□□稻間有水旱則
恩諭頻頒而荊州江防尤厯宸念修築捍衛指示
機宜洞見微隱雖在工經理諸臣身親其事有不能窺

測萬一者蓋由 聖人念切民依發於至誠無微不格
非以臆揣而知此尤彰明較著者也官斯土者恭讀
皇言之紀當思何以仰答 恩綸而寅恭夙夜之心其
亦傲然而知所勉夫

族望表敘例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
以五帝繫牒尙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
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
二十五篇

杜預世族之譜

春秋釋例
第二篇

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

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
崇家傳寢著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

世傳明彙世錄陸煦家史

陸史十卷

之屬并於譜牒之外

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

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

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

諸編則總彙

羣倫編分類次者也家有專書則郡有著望若沛國劉

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

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

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并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

第門閥則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撰爲譜錄俱以州郡

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

宜人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

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

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蓋嘗慨切言之古者瞽矇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繫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戶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之眾寡卽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眾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

民而無卿大夫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後代方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卿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有十便焉一則書登柱下史權不散私譜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

非其籍者無難句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疏秩然有
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祠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
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
他邦世表編於方志其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
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
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
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
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
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九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
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
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楚之族望著自古昔江陵世族

南陽冠蓋其風遠矣茲錄諸府縣之士著族姓為族望
 表凡族有進士二人及京官四品外官三品武職二品
 者皆得列表其世系以甲第仕宦之人為主上詳其始
 祖下至其子孫旁及其分派之人而止

人物表敘例

古人之治史記蓋有名姓之書如世本系牒之外必有
 通方比類標識其人以為載籍稽檢而惜其法之不傳
 也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可見史文重名姓矣班固古
 今人表後世所譏然馬遷列傳之所不著籍是以存古
 人梗槩其義未可盡非其書亦必有所受者也

即所謂
名姓之

書也其後如杜預世
卿公子諸譜亦是

顧炎武氏嘗惜南北六朝諸史無

表以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不知宋元諸史未嘗無表而列傳之繁反過六朝數倍蓋但表王公將相而不以類綜人物姓名史傳所由蕪而冗也方志人物尤異史家史傳名人藉光篇幅或鈔節略或錄全文由後追前陳因相積觀者於此殆於鉅門之必有綽楔官告之必具三代習爲固然無足措意而觀感興起之意微矣昔常璩撰華陽國志既著一方之人物矣而於三州士女益梁寧也或見漢書或載耆舊或見郡紀或在三國書指似公孫劉李非三國志并取秀異以上皆常璩原文表錄姓名不復詳述豈不以史傳昭明無藉燭光助日援茲立義不亦簡而文乎又云但見姓名而不詳其行故或有以傳無珍善闕

之此則後世志乘不解綜名立表而於有名無事實者
務拾浮辭足其篇什孝皆曾閔廉盡夷齊治必龔黃文
推班馬千篇一律無所取裁品既混於甲乙文僅取資
丙丁曷亦規仿常氏別擇珍善之義姑以名表可乎惟
常氏於表名之篇多爲品目則行且未詳品於何有賜
也方人夫子且云不暇班氏古今人表強爲仁智九品
通人所以深詆之也蓋方志取裁難於國史史於一朝
之事自爲去取無留連也方志則多狃於纂類之習凡
簡編所具恥有闕遺旣欲效醫師之兼收勢自不能爲
匠石之善斲矣沿流而波伊於何底自崖而返眾議滋
紛今爲折兩之中略倣占三從二用班氏之表例而去

其九品分科參常氏之綜名而加以三條徵引一正史二一統

志三舊志與哀列姓名為人物表正史紀傳尊於方志

府州縣志一統志為功令所頒乃方志所當稟承舊志與府州縣

志則亦當官修輯副在史臣其所載名姓非人所得私

也則類從列表以為人物之總攝人物既有歸矣然後

綜覽今古裁度事理擇其不可已者而為之傳表則取

其囊括無遺傳則取其發明有自意冀該而不傷於蕪

約而不致於漏庶幾經緯相資以備一方之記載也哉

春秋人名序例

夫志者史之流別將以紀事非以徵類也史傳之於人

物無取復經史遷列傳如春秋之子產叔向伯玉柳下諸賢皆不列傳蓋左氏已具無取於復經

也 志乘之於人物不當複史正史有名之人不藉志以傳也其義一也

今倣班史人表而著其所證則區正史及大清一統

志與省府州縣諸志為三例矣皆是官書故定據為例非出官書雖甚古不敢

雜其三例之外百家傳記無不採為傳文不復著表惟

三例之前春秋人物見於記傳者不乏其人既不複入

傳文人所共知又不可混攙表例非正史統志與諸志也今倣杜氏春

秋譜例彙錄名氏列於人表之前所謂數典而不忘祖

也凡名氏出自三傳者不註外餘俱註明來歷

新收人名別錄敘例

正史統志與方志人物既列表以著所自矣新徵文獻

有可錄者著之於傳呈無事實而僅綴虛文孝皆曾閔

義必夷齊治盡龔黃文咸班馬千人一律難爲寫生譬如史家無傳而作論贊無以徵信史矣茲爲別錄附入人表之後以俟後人之咨訪云

府縣考敘例

夫合州縣而成府府志必有其義非集州縣志而無所爲也合諸府而成統部通志必有其義非集諸府志而無所爲也書取其義則篇第分合自有一家貫通非如摘比類書文業簿帳拘於一定方所不可參互通變者也書以通名而事仍范氏成大撰吳郡志事類離合不銖銖分隸非通義拘拘於分縣而恐於諸縣有所漏也別爲縣記二篇以專志之蓋彼時縣邑不盡有志故體例如是至明代州

縣莫不有志撰府志者多就州縣之書綴合爲篇通志取裁於府亦復如是府縣之書既無所辨於是專記爲邑之例無所用矣然范氏縣記不以建置沿革爲主而但記廨署亭臺其志沿革城池則又有郡無縣是屬縣沿革皆無所考此蓋范氏之疎不可法也今通志全書皆以意爲貫通而疆界分合輿圖既揭其全矣而府州縣之建置沿革則參取范氏縣記之意別爲府縣考一篇以著欲合先分之義

食貨考

湖北地連七部襟帶江漢號稱澤國民居多瀕水資舟楫之利通商賈之財東西上下綿亘千八百里隨山川

形勢而成都會隨都會聚落而大小鎮市啟焉沿江上
流溯自四川巴州接壤東湖其市鎮則有漁洋長樂有
龍潭施南有建南鎮利川有南坪堡不通江路遙資轉
運由宜昌而下荊州枝江有董市江陵有沙市郝穴公
安有孱陵鎮鼉孔鎮監利有東埠朱家河沔陽有新堤
嘉魚有牌州漢陽有黃陵磯江夏有金口漢陽有漢口
黃陂有陽邏團風大冶有黃石港蘄水有巴河廣濟有
田家鎮武穴興國有富池黃梅有龍坪小池口皆瀕江
由江北溯山河而上黃岡有但店柳子港麻城有宋埠
岐亭黃安有黃阪砦由南江入湖溯山河而上咸寧有
鶴埠橋蒲蘄有丁字橋武昌縣有金牛鎮郭店江夏有

梁子湖大冶有保安姜橋興國有牌市陽辛陽港高橋
 曹家河漢水之西鄖縣有黃龍鎮鄖西有上津堡房縣
 有九道梁上接關陝光化有李官橋有老河口下瞰襄
 陽襄陽巨鎮有樊城又有東青灣宜城有茅草洲東下
 鍾祥有石牌荆門有沙陽京山有宋河多寶灣天門有
 岳家口黑牛渡沔陽有仙桃鎮漢陽有蔡店皆瀕漢由
 漢水溯山溪而上有乾鎮驛隸天門田兒河小里潭隸漢川
 又由漢水溯澗口而上有劉家隔隸漢川皂市隸天門隨州
 有厲山安居高城梅坵等鎮孝感有陽店小河司三望
 城其最大者莫如漢鎮

國家休養生息百五十年來羣生休和品物暢茂居奇

質化之賈比廛而居轉輸搬運肩相摩踵相望者五都
之市震心眩目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殊形異物來
自遠方者旁溢露積至於漢鎮而繁盛極矣鹽上梁鹽
曬盤黑鹽來自淮安穀包穀大小麥小米黃荳菜荳紅
荳黑荳飯荳芝蔴來自四川陝西湖南及本境襄陽鄖
陽德安諸府海錯燕窩海參魚翅蛭蚶鮑魚鯊魚時蝦
青螺山珍香蕈蘑菇筍木耳石耳菓龍眼荔枝橄欖南
棗松子核桃落花生餈冰糖洋糖結白糖來自廣東福
建胡椒蘇木烏木沉香來自外洋茶六安武彝松羅珠
蘭雲霧毛尖遠來自福建徽州六安州近出於通山崇
陽酒金橘佛手女貞百益竹葉青狀元紅桂花燒煤溜

柴酒多本地甯造木瓜惠泉若露百花橋酒來自江南
紹興來自浙江汾酒來自山西牛豕山羊繇羊來自河
南桐油白蠟來自辰州青油木油來自山西陝西藥天
南星半夏則出荊州蒼朮則出京山桔梗則出黃陂孝
感玉竹五加皮則出興國艾出蘄州其他來自江西雲
貴山陝而車前子金銀花益母草何首烏之類又所在
俱產非盡來自他郡參來自關東布徽布楚布布色毛
藍京青洋青墨青布紋斗紋紙布假高麗布來自蘇州
松江小布來自黃陂孝感沔陽青巴河青監利梭則以
其地著名葛來自祁陽通城亦有之夏布來自湖南瀏
陽江西宜黃紗鄧紗羅秋羅哆囉麻細寧紬宮紬徐綾

莊綾汴綾沈紬紡紬綿縐湖縐大絹絲布綿紬繭紬緞
貢緞洋緞羽毛緞廣緞又有大呢嗶嘰紗羽縐花樣洋
蓮棋璧穿蓮八寶百蝶玉堂富貴製造朝衣蟒袍補袿
霞帔擺帶荷包帕頭錦繡屏幃繁華燈綵圍席椅墊來
自江寧蘇州杭州湖州汴梁絹布則出荊州皮青狐海
狐海龍吉祥豹烏雲豹紫貂天馬銀鼠黑白羊皮絨氈
栽毛氈氈來自陝西口外紙絹箋松箋來自杭州松江
竹連紙切邊紙表青紙來自湖南油紙銀皮紙來自穀
城白河金榜紙卷連紙改連紙來自興國書賈多出江
西而福建江寧蘇州來者無多故古籍罕見筆硯來自
湖州徽州銅白銅黃銅紅銅點銅錫鐵來自雲貴四川

硃沙銀硃來自辰州木栢榿楠杉來自貴州小杉來自長寧小溪木中溪木來自瀏陽松來自益陽通州花紋材板來自四川建州竹大者來自湖南小金竹烏啼竹來自興國炭來自四川煤枯來自湖南石膏產於應城充街填巷雲委山積他如金銀珠玉水晶瑪瑙密蠟翡翠珊瑚青金石碧霞洗古窰器新磁以及朝珠念珠手串齋戒牌如意盒香囊無不鱗集菸草自明末福建人剉治以火然之用管吸其煙氣至今人競效之遂爲食用需其名有奇品白絲金秋切絲白片雜拌油絲頭黃二黃多福建及江南涇縣人製造湖南來者曰衡菸山東來者曰濟寧菸甘肅來者曰水菸菸管有水旱二種

皆窮極工麗又自海外來者曰鼻菸閩廣人以玻璃爲
瓶餽贈極爲珍重貴人以珠玉金寶爲小壺盛之出入
掌握間吸之以鼻又如桃李櫻桃黃梅枇杷林禽蘋果
梨栗胡桃棗柿石榴葡萄佛手柑橘山藥慈菇冬筍菜
蕻子或土產或外來亦惟漢鎮所聚爲多鱒鯉鯉鮑時
魚亦惟漢鎮沿江所產種類多備上自橋口下自接官
廳計一十五里五方之人雜居竈突重沓嘈雜喧呶之
聲夜分未靖其外濱江舳艫相引數十里帆檣林立舟
中爲市蓋十府一州商賈所需於外部之物無不取給
於漢鎮而外部所需於湖北者如山陝需武昌之茶蘇
湖仰荆襄之米桐油墨煙下資江浙杉木煙葉遠行北

直亦皆於此取給焉至居民之生產作業武昌一府江夏有青山划子迅速如飛武昌縣人多績葛嘉魚官舫照耀江濱咸寧子弟多爲人傭蒲圻大治世傳匠作崇陽多販松薪通城亦以採買營生興國半爲小兒種痘通山舟子襄水爲宅漢陽素稱澤國漢口隸焉漢川人多業漁船名滿幹上通川陝黃陂孝感諸近縣多於農隙挽獨輪小車號二把手以代羸馬孝感多業縫紉其船以編子著名沔陽擅魚蝦之利其人重去其鄉黃州地多膏腴黃岡俗勤蠶桑又喜種藕清漪紅蕖夏秋之交芬馥襲人澄藕作粉輒獲倍利蘄水風俗略同麻城多收翠雀又種菸苗圻州亦多種蓮兼資耕穫黃安出

鉛錫工羅田多栗園廣濟以花絨山藥爲生黃梅接壤
江西貿易相通德安地連中州安陸應山資棗梨之饒
應城藉石膏之利隨州山多田少耕種足以自給山業
亦多溫飽有大布木棉通商雲夢地近孝感風俗相等
鍾祥地處卑濕民多駕艇營生天門澤國魚蛤之饒蒲
蘆菱芡之利所屬岳家口尤襄河巨鎮京山民居有在
山在湖之別傍山多勤耕種近水好捕魚苗所屬多寶
灣易於藏匪守土者隨時捕之潛江亦收水利造楮爲
蓋備雨宜之江陵最多機坊荆絹絲布其土產也所屬
沙市最爲大鎮石首頗少專業公安多香米監利雖屬
水鄉地大物博商賈頗眾女工亦勤宜都枝江俱隸江

南多造舟爲活計荆門地廣民稀謀生多聚沙陽出上
清丸頗得製法遠安多墾新田開溝灌溉當陽頗出穀
米祇堪自給襄陽南北通衢樊城其重鎮也居民多藉
懋遷生活產桃李禽胡桃梨栗棗而黃牙白菘沙瓢
西瓜尤佳棗陽多木棉有穀有鵝南漳號八百里幅幘
廣闊饒薪粟果蔬其民無大貧富穀城馬頭昔爲山貨
總會近則後河淤塞亦稍衰矣光化以老河口爲巨鎮
與樊城相望其俗等趨貿易雖士人不免宜城多駕五
艚秋子上達漢中興安二府下通漢口均州間燒瓦窰
磁瓶質糙易毀太和山在其境內奔走善信藉以取利
鄖陽多山往昔居民頗少近遷入者眾鄖陽開墾水田

多外來人衣食自裕鄖西地近陝西出石耳磨姑鹿筋
熊掌皆可資生竹溪山險水惡所產多雜糧出綠松石
以色淡近藍者爲上綠如草色次之採取不易近亦封
禁竹溪在萬山中出獾狐皮艱食鹽所食鹽俱自四川
大寧場鹽井背負以歸其登山以篋繫背捫蘿攀籐而
上巖宿穴爨往返六七日始抵家房縣古房陵地少土
著多新遷者水田頗沃貨殖亦賤有硝洞近封州縣俱
出木耳包穀木炭宜昌夔府咽喉其近江州縣如歸州
東湖巴東多以操舟爲業販糶包穀包穀一名玉米一
名六穀謂合五穀而六也其婦女紡而不織出木繇硝
鐵興山長樂長陽出影木黃楊文理厯錄可爲玩器其

值甚貴施南近界四川恩施宣恩山岡磽确種植頗艱
來鳳五方雜處生計較裕利川多山咸豐近水建始頗
號膏腴販賣者便之蓋十府一州之風土習俗如此生
其鄉則習其業收其利亦人事然也

國家生齒浩繁田疇日闢農桑本業人餘於地其不能
耕種者不得不逐末謀生所謂農末相資古今一也就
各鎮之大小而區分之孰爲繁盛爲偏僻又就繁盛偏
僻中倣周官司市之法立經紀頒牙帖因而稅之別爲
上中下行繁盛上行納稅銀二兩繁盛中行納稅銀一
兩繁盛下行納稅銀五錢偏僻上行納稅銀一兩偏僻
中行納稅銀五錢偏僻下行納稅銀三錢於是行商坐

賈皆有稽納市井以寧百物昌盛其百物價直惟銀錢
準兌與五穀貴賤每至旬月例有州縣申報第年歲豐
歉收成分數大吏必以狀聞而州縣星羅棋處勢自
不能齊一其月報糧價或拘於例不能盡實今取憑案
牘大略當不甚懸殊耳至百貨貴賤盈虛消息例不入
於文報無可稽核大約十年則價增或什三四或什五
六甚至倍蓰不止則以生齒日繁而生人取資者眾天
地生物止有此數故也然調濟盈虛撙節愛養則爲政
者之經要而方志自來不載物價非所以重民務也茲
取各屬市集百貨時價約分爲貴賤平三等以乾隆六
十年歲次乙卯爲率將來或至十年若二三十年後人

修志再取彼時價直與今相比次接續而書庶俾後人得考求焉

政略敘例

夫方志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尙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守土之吏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九十卷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近日方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

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免
園摺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
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
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
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除弊其人雖
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
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
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蹟爲重其餘行業
爲輕較之本地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
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
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

屬抗其題

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

張温魚豢之徒分其紀

張温三史略魚

參典

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

鄭樵通志

二十

以之次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

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

文爲義者也爲類四篇一曰經濟二曰循良三曰捍禦

四曰師儒

經濟略

丁鈴大興縣籍乾隆己卯庚辰年任廣濟馬口巡檢甲

申江水泛溢盤塘一帶江堤之上至用舟楫往來是時

堤內民依湖居者不下萬餘家盤塘居江上流上流奔

放下流遂受其害若黃梅宿松大湖望江爲最縣之武

穴爲商賈聚區鈴竭忱勸募得五百餘金爲修堤計人或疑其私利己丑縣又大水江漲如前而內湖之水竟減數尺於是人知築增盤塘力也鈴不自爲功亦不申請上官故當時未有稱者去官而效始著云

循良略

劉允昌字燕及桐城人萬厯甲辰進士壬子補廣濟知縣有才望敢自任上司疑獄多屬斷決數縣之訟咸聚廣濟取平反若大府然蘄豪鄒長武斷殺人人不能制允昌斃之於獄偵訪司吏爲姦表其狀於院司嚴治之江隄自戊申久圯允昌與縣丞樊守純多方堅築永爲隄利暇於縣西門外建樓觀渡河爲滄浪橋置亭祠兩

隄植梅號梅川聞集名流遊賞爲一時之盛三年轉大理評事刻廣濟紀遊諸詩並著遷草若干卷

劉臨字讓夫渠縣人也康熙丙子以副榜除廣濟知縣喜文酒好賓客縣紳請謁必見見必命酒語稍涉私卽拂衣起踞几嫚罵曰若談詩酒以事干耶若來前吾且訊若人皆股栗弗敢仰視縣西灌泉壠厯有蝗穴臨單騎循省籲天泣禱攫取食之百十年來蝗不復發臨敏於聽斷每黎明民持牒訴亭午卽獲判歸兩造廷質其人猶伏階下剖牘立遣吏胥雖狡無可奸弊故事漕糧分南北柱升斗小戶多立名目吏胥易以侵漁民倍受患臨綜其大數歸併一柱合於斗筩民無糜費民甚德

之知府生朝州縣吏皆會知縣某者腰繫樂器歌舞所至眾器齊鳴爲太守壽臨佯醉大呼且死眾官失色知府亦驚愕命舁臨宿衙齋選健僕數輩謹護視之臨喃喃作嚙語比曉佯爲不覺詢何至此僕告以故臨故駭詣知府謝歸知府無以罪也

李世德號配京奉天正黃旗人康熙丙戌由歲貢授廣濟知縣年未三十敏於吏事官文冊籍涉目不忘初至胥役廳參不下數千人值僉役句當閱數日出郭見之呼曰若寢吾令耶其人叩首服罪吏役皆毛髮灑浙不敢爲奸一日坐廳事遙望有側身偵門外者曰某來偵訟卽拘使前一時健於訟者皆爲斂跡丁亥大旱世德

縞衣草跣稽首步禱戊子蝗起世德力捕而不爲害大疫厲民多死喪世德選醫置藥捐貲無取民錢全活甚眾舊例商稅與門攤稅胥役詐取百端又守城卒扼門俟負薪者至量抽其薪托於官稅負薪者必具小束懸於担頭供卒取稍違則奪其薪世德皆痛懲之民困大甦署黃梅篆時役有乘馬行者馬腹杙斃誣民牛角舐死拘官世德曰方今禾苗盈疇杙立路間馬不得過若驕不下鞭之馬縱躍觸杙則斃豈牛見異物不犇避反舐觸耶立杖責之康熙壬辰避叔父官湖廣布政使去後官至雲南糧儲道

李肇梅號香雪福清貢生以知州試湖北雍正乙卯借

補廣濟知縣首重文教修葺學宮是年科名大盛爲從前未有周知民間疾苦裁冊書革圖役一切陋規革除殆盡懸鉦儀門書役不遵法令許民鳴鉦推究建育嬰堂勸民無溺嬰兒築石堤防江民得安土肇梅家本殷富能散其財故多惠澤而能不取於民乾隆辛酉署蘄州篆以母艱歸

毛惠直字嵩老吉水人紹興進士進漢川令縣尉進培克之策惠直拒之太守贖貨惠直力不能抗嘆曰賸民以自安去位以安民兩言決爾遂引疾上印綬去

彭大科號媿名分宜人萬厯丁酉舉人漢川知縣縣有河名劉家隔者巨鎮也商賈絡繹歲額派商稅八百金

協濟潞府癸丑河閘舟楫不通而稅仍歲徵隔民苦之大科力爲陳請得罷其稅撫按交薦陞北城兵馬司時逆璫魏忠賢用事大科獨守正不阿以病請告

吳宗周懷寧進士擢漢陽推官嘉靖中德安王取稅於劉家隔宗周阻之護譴

邵大業順天大興人雍正壬子鄉試第一癸丑進士除黃陂知縣自勵清操化民以德乾隆二年黃陂蛟起大水衝隄東寺坂理趣林諸境汪洋無際大業捐貲築堤七百八十丈又築毛清河堤一百七十七丈靳家灣堤一百八十一丈於乾隆五年以次告竣士民勒石紀德名邵公堤初水驟至民居大半湮沒大業登城四望蒿

目痛心大業捐廉俸救溺無算散給芻糧以待官賑民
困於是乎有甦迄今數十年父老傳其惠政不去口大
業後官江南累著循聲歷徐州知府攝布政使事雖罍
悞至遭戍而上嘗論司牧官猶稱其潔已愛民蓋知
之深也大業在黃陂生二子名其長曰大黃陂次曰小
黃陂大黃陂卽自昌乾隆戊戌進士授翰林小黃陂卽
自悅戊戌同第進士授禮部主事

張采五浙江蕭山人乾隆四十五年署黃陂知縣清勤
自矢莅任數月陳牘一空凡投訟具辭采五於無實者
卽能剖析豪芒如見肝肺故搆訟漸稀

曾恆德福建南安人山東嘉祥賢裔也以舉人歷國子

監助教刑部郎中於乾隆四十六年任鄖陽知府正已
率屬重士愛民官隸倚大府勢忽視丞簿輒痛懲之民
犯科條必明揭律令吏胥不得藉擾鄖關權貨或值水
漲大船抵岸不易則多覆敗恆德下令當水漲時貨舟
順流而下許以小艇報驗商人便之大旱柳冠草履焦
色步禱甘霖大降蝗起及時撲捕蝗不爲災學校久圯
恆德率屬捐修振興鄖山書院躬與諸生口講指畫鄖
士莫不奮起恆德善書嘗集古名家書句摩上石爲滋
蕙堂法帖十卷又有書數十種以地僻處萬山鮮佳本
因留書院備士子臨摹稽索鄖士至今稱道弗衰

滋蕙堂石

刻爲前布政使陳淮
取去今書院無存

馬定鼎長安人乾隆四十〇年以武舉任鄖陽副將興利除弊與府縣官和衷有濟於民必破格爲之撫御卒伍恩威兼盡轅門有古井仰汲者數百家歲久淤塞定鼎捐貲渫之歲遇旱蝗定鼎與知府曾恆德竭心率屬虔禱歲不爲災鄖溪暴漲有行人失足隨流其勢甚急定鼎出金募善水者拯之尤尙文教曾恆德捐修學校定鼎卽出百金率將備量力輸助廟署齋舍煥然一新旋擢宜昌總兵官其德政視鄖陽

捍禦略

胡大興浙江紹興人魏時光殉國難大興接任爲縣典史是時知縣張登衡移治洲居怯弱不能統事而蠹役

范仁卿等於崇正癸未倡亂立義勇營名爲禦亂實爲亂也以仇殺武舉陳謹祭旗挾知縣印文某日某家不法某日某族當誅洲居之民惴惴無人色縣有團民兵曰保定營討平之大興率其民至舊治披萊斬棘保聚殘黎於是少憇息無何大兵至而大興亦殉難死後無人知其事魏昌期嘗爲之傳云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間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人郡兵素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儻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觀方略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其先鋒金人大敗去

李學昇字本仁臨川人漢川知縣時寇蹂荆襄距縣僅再宿無城可守爲立礮墩設柵架守禦有方賊不敢犯乃建議築城遂爲巖邑疾亟請歸祀名宦

章氏遺書卷二十四終
吳興劉承幹編校